

海天叢書

第三個希望



蒂 泡

封面設計：牧黔奴先生
題字：黃勗吾教授



洪天賜教授捐

第三輯



海內外華人



洪天賜教授捐贈

第三個希望

泡蒂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目次

皮逃民序·····	I
紀念一位拓荒者（代自序）·····	III
藤椅上的女人·····	1
闔府統請·····	9
一枚銀幣·····	16
第三個希望·····	26
鉛球與木刨·····	37
商戰精神·····	46
十八號貨倉·····	54
車廂的傳奇·····	58
親戚·····	62
追與逐·····	69
畢業以後·····	77
沙與死水·····	84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序

皮述民

短篇小說，通常被認為是年輕人比較容易表現才華的天地；因為這種文學作品的內容，往往只消截取個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斷，或呈現自我王國裏的一個角落、一點靈思，匠心獨運，便能構成動人的篇章。換句話說，短篇小說的內容，允許作者不必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必懂得五花八門的人情和鉤心鬥角的世態。

事實也正是如此，年輕的短篇小說作者，限於經驗與視野，他們作品中所表現的，多半是個人生活和自我王國的種種——這當然是一種正常現象。

但是，當我讀了泡蒂先生的「第三個希望」以後，我多少感到一點驚異，因為，以他二十多歲的年紀，而小說的取材却如同具有豐富生活經驗與達練人情世故的老手，這現象竟屬於「不正常」的了。

試看在這冊篇幅不算多的小說集裏，他描寫了老太婆、工人、小市民、零售商、設計師、騙子、扒手、黑社會人物……而所有這些角色，他都能用經濟的筆觸，刻畫出他們的速寫像；有這些小說，他全是用一般說來，較之第一人稱為難以控制的第三人稱敘述。因此，我覺得泡蒂先生具有作為一個小說家所不可少的銳利的觀察能力，同時，我感到以一個青年小說家來說，他有着較為早熟的傾向。

喜歡看浪漫故事和愛情小說的讀者，在這本集子裏將找不到他們所喜愛的成份，這裏的作品多數是對社會人物作行為上的暴露和性格上的剖析。這種非軟性的小說，寫得不好，往往枯燥無

味，令人讀來味同嚼蠟。但本書的作者很懂得照顧夠水準的讀者的趣味，他經常以略帶誇張的描寫，反應後文的伏筆和語涉針貶的諷刺來作爲調劑。這是他聰明的地方，也是他成功的地方。

但是，泡蒂先生也必定知道，批評家對於寫愛情小說的年輕作者，常常懶得同他們計較，讀者對於寫浪漫故事的女作家，往往更能夠給予容忍；唯獨對於處理嚴肅題材的作者，讀者既不輕易垂青，而批評家更不輕易放過。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成名以前，寫了許多小說都無法發表或出版；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有一部作品，出版後五年間賣了不到二十本，這都是受到讀者和批評家雙重壓迫的結果。由此可見，在文藝的領域中，要想追求較高的理想，較永久的價值，就必須付出較大的努力與忍耐。

在這本小說集裏，作者已經表現了他的才華和技巧，但是，有些嘗試，我個人認爲並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譬如在「閩府統請」一篇中，前段諷刺的重心置於范家母子，可是後段一提范家的鄰居林叔，於是諷刺的重心立即轉到林叔的身上。這種筆法很像「儒林外史」。但作爲長篇小說，「儒林外史」的結構已經大成問題，那麼在短篇中用這種形式，其使人有不夠緊湊的感覺是必然難免的了。

此外，我感到是凡藝術，往往皆因地域色彩有異，而形成顯著不同的情調。音樂如此，繪畫如此，建築如此，小說當然也應如此。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在東南亞甚至在全世界，這特色構成它的特點。泡蒂先生是否也願考慮在他以後的創作中，應用這種特殊的背景，來織成具有特色的作品呢？

一九六七年元月序於南洋大學

紀念一位拓荒者

——代自序

空氣凝固像透明的霧

黑雲堆 連綿雨

糾纏着晦暗的日子

拓荒者

踩下最後深穩的腳印

寂靜 泥濘

廿一世紀不再是愚人的世紀

磐石般的信念

闢一塊乾淨的文藝園地

路漫漫

風沙陣陣

這裏竟是最後的行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目

次



111 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藤椅上的女人

阿錦婆把藤椅端到門外，就這樣坐上半個下午。

此刻，她又再望着對面組屋的電梯。電梯從地面升上四樓，門自動打開，走出來幾個人，又塞進去幾個，門關了，升上七樓，然後，電梯回到地面上。

看慣了偵探小說的讀者也許要這樣發問：那道電梯跟主角阿錦婆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可枉費心機。事實上，她屢次望着電梯的原因，恐怕就只是因為年老，因為無聊，年老與無聊就像是孿生兄弟。從她的鷄皮鶴髮看出，她已是個年上六十的老太婆。雖然，她還算健壯。雖然，她的四歲孫兒阿洪總是優里優氣地說：「阿洪四歲，阿媽八歲，阿爸九歲，阿嫲（祖母）十歲。」

逐漸西斜的太陽照着對面組屋以及下面的草坪，這一帶却只有一片陰影，陣陣和風吹來，真使人有「風涼水冷」的快感。

「芝蔴糊，花生糊。」

這裏的房間雖然小，雖然矮，却都是八九層樓，住的人多，屋子也集中，很方便小販們兜生意，他們往往乘電梯上了最高一層，然後，一層樓一層樓地從樓梯走下來，每家每一家地兜售叫賣。剛剛，才走過提着籃賣雞蛋的婦人和敲着竹片賣麵的小孩，現在又有一個挑着担子的中年

女人走到這三樓來，她一邊兒走，一邊兒帶着濃重的鼻音叫賣。

經她這麼一叫，可把阿錦婆的食慾喚醒了。有什麼辦法呢？年老與貪嘴也像是孿生兄弟。其實，早在賣麵孩子敲竹片走過時，她就覺得口癢癢，飢腸轆轆，但想到一碗麵要三角錢，想到三枚雪亮的銀盾，她只好吞吞口水，打消念頭。芝麻糊，花生糊可不同，便宜得多，五分一角都有。

「芝麻糊，五占。」

室內的幾個小孫兒一曉得祖母買東西吃，馬上蜂擁出來圍攔着。阿錦婆可着急了，慌忙連吃兩口，弄得上下唇邊黑了起來。

「阿嬤，我要——」

歲半大的孫兒阿偉昂起頭張着口伸手要。阿錦婆於是有了矛盾。要給這些孫兒吃嗎？這小碗的東西不夠分。要再買嗎？又不捨得花錢。慈愛與食慾與金錢在激烈地衝突，好一陣子，她才有了個決定。她舀起半湯匙的芝麻糊，塞進阿偉的小嘴。

「好了，好了，走開。」她並且轉頭向室內喊：「阿萍，讀什麼鬼書？帶阿偉去玩。」伏在桌上的大孫女阿萍應聲走出來，抱着弟弟走開。

「走開，走開，你們啊，一隻二隻餓鬼。」

孫兒們只好站遠一點，却還瞪着祖母的嘴巴。

阿錦婆並不老是那樣的吝嗇的，她的孫兒們都沒忘記，有一次，祖母去送殯，在墳地上她老人家除了自己飽食喪家設備的茶點外，還特地用了一個紙袋，裝滿好吃的東西，帶回來給孫兒，紙袋裏有白糖糕、油炸鬼、鹹煎餅……

有一個孫兒擦擦眼，又擦擦嘴，然而，祖母已經將那孫得乾乾淨淨的碗交還給賣芝麻糊的女人，孫兒們這時才肯悻悻散開。

阿錦婆仍舊坐在藤椅上，吃了一碗芝麻糊，肚子熱騰騰，怪舒服。對面組屋的電梯停在七樓，門一直在開着，沒有人上下。

「阿婆。」

她吃了一驚，嚇一跳。

「買鷄汁嗎？」

「不要，不要。」

「買一樽吧，對身體很有補的，又有玻璃杯贈送……」

「我是賤骨頭，受不了這麼補。」老太婆發作了，像一隻公雞。

「這鷄汁，吃了長命。」那位女推銷員打量她一眼，換了另一種口吻。

「我不要這麼長命，免得人家神憎鬼厭。」

阿錦婆這話，是說給她的媳婦聽的。一向以來，只要有機會，她總是喜歡表演一下她的「冷

戰」技術。女推銷員沒趣地走開，阿錦婆儘呶長着嘴，圓圓的嘴巴的外圍，還留着芝麻糊的黑漬。

「衰神，冤鬼。」當女推銷員走遠時，她詛咒了幾句。

廚房裏頭的媳婦聽了她的話，菜色的臉多了一份陰沉，却忍聲吞氣地忙着煮飯燒菜。阿錦婆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竟無緣無故地有了壞情緒，她看不慣病弱的媳婦，看不慣蹦蹦跳跳的孫兒，甚至連對面組屋的電梯也看不順眼。

走廊的盡頭，樓梯的轉角，阿萍放下了弟弟，跟鄰居的幾個小女孩在玩跳繩，兩條小辮子，一襲短裙子，繩子在頭上在腳下飛過，可愛極了，好看極了，然而，唉！祖母在鬧別扭。

「阿萍，阿萍，成天是玩，書不讀。」

阿萍撇着嘴，抱了弟弟回來，籐椅上的祖母結結實實地向她冷嘲熱諷一番：「日光日白，不讀書，晚上才來假用功，却又嫌燈光太暗。」

廳子的電燈原先是六十燭光的，六十燭光本來就不夠亮，但阿錦婆還嫌每個月的水電費高，特地換了個四十燭光的燈泡，這一來，在慘黯的燈光下，即使是面對面坐，也覺得對方面目模糊。這一堆孫兒孫女，若不是長得有高有矮，簡直就沒法子分清楚誰跟誰。

爲了節省水電費用，可使阿錦婆大傷腦筋。她的兩房一廳，有一間房子賃租給一個單身漢，老太婆自己睡廳子，那間房子每月租金三十元，確實減輕了他們不少經濟負擔，可是，這個王老

五，這個鬍鬚佬，却裝置了一百燭光的電燈，把房子弄得亮晃晃的。放工吃飽飯回來，沖了涼，就關起門看書，燈往往要開到十一二點才捨得關。看起書來，這鬍鬚佬總是咬着牙，皺着眉頭，樣子很是滑稽。更滑稽的是這魁梧的大漢喜歡買些小玩藝兒的小擺設，擺在桌上櫥上和床頭上。阿錦婆實在想不通，一個中年人，還那麼有興致閉門讀書，像要考狀元似的。要是別人，像他這個年紀，早已有一大堆兒女了，然而，這魁梧的鬍鬚佬却只有一大堆的書與一大堆的小玩藝兒。

阿錦婆喜歡他的乾手淨腳，却煩惱他的一百燭光電燈，她曾經以誇張的口吻跟鬍鬚佬當面理論。

「你昨晚開燈開到兩三點啊？」

「你做夢。」鬍鬚佬是個「鼓氣佬」，他先是愕了一陣，然後短截地回答。

阿錦婆想多說幾句，鬍鬚佬却溜進房間，帶了鬚刨與肥皂，逕自走進沖涼房刮鬚子。

鬍鬚佬依舊採用一百燭光的電燈，依舊看書看到十一二點，依舊喜歡買書買玩藝兒。

她的兒子阿良放工回來，沖過了涼，飯也開出來了。阿錦婆扒了一兩口飯，脾氣又來了。

「這些什麼鬼飯，比石頭還硬。」

「不硬嘛。」阿良挾起一撮江魚仔，送到嘴里，咀嚼地說。

「你們年青，牙齒好，就不照顧老的。」

蹲在地上餵阿偉的媳婦，望望家姑，望望丈夫，滿臉委屈，却不一粒聲。她心中明白，家姑是個豆腐中檢骨頭的人，脾氣大，聲音大，很難侍候。

「淘湯啦。」阿良可是個孝順兒子。

阿錦婆拌着湯水吃飯，從湯里撈起一片豬肚。突然，放下筷子和碗。

「我不吃了，你們吃完它好了，豬肚煮得這麼韌，分明是不想給我吃，夠黑心，希望我早餓死，免得糟蹋你們的飯米，免得你們眼冤。」

「豬肚我已煮了整點鐘。」阿良嫂囁嚅地解釋。

「是啊，是啊，我老了，要死了，神憎鬼厭。」

阿良嫂終於忍耐不住，向阿錦婆頂撞：「我，我什麼地方得罪你？你這樣地跟我過不去。」

「不敢，不敢，嘿……」

「不要吵！」阿良做中間人。

「說你幾句就受不了，你什麼身價啊？你以為你是千金小姐啊！」

「我，我什麼地方得罪你？」

「你的老子，你的兄弟，都是在唐山做賊的，你正式是個賊婆。」

阿錦婆愈罵愈潑辣了，一五一十地數說阿良嫂的身世，阿良嫂兩眼一紅，淚珠簌簌地下，三步兩步地溜回房間。

「那又何必呢？」阿良只有嘆氣。

「你想我死，我偏偏吃飽些。」阿錦婆覺得餓，拿起碗筷繼續吃飯，還從湯里挾出一塊豬肚，沾一沾醬油，直送到嘴里去，咀嚼得很有滋味。她看到阿良站起身，準備進房間安慰妻子，火氣又上升了。

「去啦，去啦，去抱她啦，去疼她啦，都是我這老骨頭不對……」

孫兒們儘在一邊害怕地望着這些大人。

「唉——」阿良無可奈何踱出廳子，憑着欄杆，望着黃昏的天空。點上一根煙，納悶地吸着，源源地噴出些煙圈，煙圈在慢慢地消散。

望着站在走廊的阿良的背影，阿錦婆開始有了內疚，由於家庭負擔，由於工作操勞，兒子近來更消瘦了，背心下面清楚地顯露出一根根的肋骨，肩膀微微高聳，就像一個「雅片仙」。說到阿良的職業，又是勞力，又是勞心，他是個排字工人，終日就是對着一粒粒的鉛印，一片片的鉛條，黑的一雙手，黑的一張面孔，却帶來這中年人一撮撮的白髮。

往常這個時候，阿良早已在咖啡店看人家下棋，有時候，他還參加一份。走象棋是他的二門嗜好，他的棋術可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甚至可以打擂台，有一年，這附近做街戲，戲台附近有人設立象棋擂台，擺好個殘局來賭博，阿良由於「刨」了不少棋書，曉得陣勢，出了幾步絕招，殺得擺棋檔的老傢伙片甲不留。他還每每在觀棋回家後，在房中攤開棋盤，再來研究

人家攻和守的步驟。

阿錦婆又想到可憐的媳婦，兩道黑眼圈，一道菜色臉，生育了七八個兒女却沒好好補養，還不上三十歲就成了個黃臉婆，還得管這一個家，眠乾睡濕，捱得金睛火眼，皮黃骨瘦。子女太多了，因此，有時候替他們沖涼竟漏掉一兩個。

他又想到房客鬍鬚佬，年紀比阿良大，却是一叢粗黑硬髮，個子幾乎有阿良的兩倍，雖然生性沉默，興致却永遠那樣好，買書啦，買玩藝兒啦，簡直就像個大小孩。

兒子與媳婦對自己，可以說是相當不壞了，自己怎樣強蠻，他們却老是低聲下氣，唯唯諾諾。那到底爲了什麼，老是肝火盛，脾氣躁，動不動鬧得雞犬不寧。照講，如今自己兒孫團膝，這晚年的光景可算差不多了，老人家，應該慈祥，應該和藹才對，但自己爲什麼老是喜歡爲些雞毛蒜皮小事起鬧，可能就是因爲年老因爲無聊吧？

她慚愧，她想對兒子和媳婦說句好話。但是……

暮色蒼茫了，對面組屋的每一面窗子早已亮了燈。孫女阿萍走到廳子的一邊。

「達。」

開了電掣，整個廳子有了昏黃的燈光。籐椅上的女人却轉過頭來，沖口罵道——

「衰女，死女，錢太多啊？電費便宜啊？這麼早開燈。」

（一九六五年正月）

閩府統請

這半年來，范家有了很大的變化。

范家兩老一遇到他們認為是知心的親友，往往就喜歡沒完沒了地談他們的兒子建生的戀愛。真的，建生新近搞起戀愛來了。這話題本來是相當新鮮，相當有趣的，但談得太多時總會令人反感。范家兩老就不管這些，也不管聽的人的眉頭眼額。他們倆的心情跟聲帶都一樣地好，在每一次的扯談中，總要提到他們的未來親家，也就是他們現在的鄰居，並且總要搖頭擺腦地說他們的未來媳婦與建生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從前，建生放工回家後，就絕少出去逛街看戲，他有嗜好，但他絕不歡迎花錢的嗜好。每晚，他穿得整整齊齊，頭髮梳得光光滑滑，抱着雙手，儘在自己的門口站站走走，看看來往的車輛行人，跟鄰居尤其是家庭主婦們聊聊天，時候到了，就回房安穩地睡覺。

建生工於心計，滿肚子的密底算盤，因此，他的工資雖然並不高，却能夠儲蓄了一筆。在銀行裏他有戶口，存了不少錢，是要來做「老婆本」的，雖然，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找到對象。

他們一家人說起話來都像「開籠雀」，但是，對於建生的銀行存款却很成功地做到「守口如瓶」，當別人說起時，他們亦一味否認，否認得那麼自然，使人不得不相信。其實，他們是在「

木樨掩珍珠」呢。

近來，建生可不同了，他不再在門口站站走走，一吃過晚飯，就穿得漂漂亮亮地溜出去，拖着那「青梅竹馬」溜海邊啦，逛世界啦，看電影啦。說起來，他的戀愛是半新舊的。幾個月前，建生媽突然看上了鄰居的阿花，阿花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長得還不壞，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雖然，這女孩子過去老是掛着兩條鼻涕，臉就像「花面貓」，然而，女大十八變啊，近些年來，她可長得亭亭玉立。前幾年，來串門的親人七姨婆，就曾眯着眼說：「阿花愈來愈銷魂了，只要放出聲氣，不愁沒人要，現在新時代，不好太早出嫁，免得生孩子生得太多，壞了身體。」建生媽親自跑去跟阿花的父母商量，真是天賜良緣，一拍即合，更對過了時辰八字，大家都十分滿意。建生媽到底是接觸過「新時代潮流」，他認為應當讓兒子與未來媳婦「行」一個時期，好彼此瞭解瞭解。

父母的主意，奠定了他們的戀愛基礎，但這並未就意味着他們的戀愛一帆風順。第一次拍拍回家，阿花氣鼓鼓地向家人埋怨：「衰得要死，走了幾條石，冰水也沒得喝一杯。」這話傳到建生媽耳中，她老人家於是教訓了兒子一頓，要他以後大方些，慷慨些。等到建生痛改前非後，他們的愛情才正式地駛進了避風港。

建生的夜出，使建生媽多了一項工作，就是等兒子回家，同屋共住的有時見她三更半夜還待在廳子縫衣，就隨便跟她答腔。

「建生媽，還沒睡啊？」

「啊，是啊，我們的建生還沒有回來。」

她每逢說建生時，總喜歡加上「我們的」的字眼，就像大人物的名字前面習慣加上封號，就像馬來文的基詞前面加上接頭語。她一開了話匣，可不得了，她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又來了，聽的人真巴不得這間屋子失火，好乘這個機會跑掉。

愛情亦像耕種，有播種，有收割。建生與阿花的愛情，到了現在這個時候也收割了。他們戀愛了半年，就像越南紅河三角洲的禾稻一年兩熟，半年就能收割。他們的愛情白熱化了，密鑼緊鼓。男女兩方忙碌起來，熱鬧起來，家中不分大小，均總動員了。

多幾天就是舉行婚禮的黃道吉日，按照規矩，今天范家忙着「過大禮」，要殺雞殺鴨，拜神拜祖先，請親戚請朋友喝酒吃飯。建生媽於是叫了同屋的林嬌來幫忙。其實，林嬌本身就夠忙了，生下五六個孩子，站起來像一級級樓梯，吊着一條條鼻涕口沫，個個都像黏身膏藥，寸步難離，何況還要忙別的家務。但，人情要緊啊，她擠了一臉笑容，充分地表示她非常樂意幫忙，而把她那較小的幾個「前世鬼」孩子，關在房間吵吵鬧鬧撞撞跌跌。

喜慶日子的菜餚馬虎不得，一斤斤的魚，一斤斤的肉，洗洗切切，煮煮炒炒，廚房中林嬌幾個人忙得團團轉，林嬌卻沒有半句怨言，還老是擠皺着臉表示不高興，不是麼，助人為快樂之本啊。

建生媽梳了個新髻，穿了套新衣，也跑到廚房來。

「林嬌，真不好意思，要煩勞你幫忙。今天沒有你來，一定要弄得滿天神佛了。」

「千萬別這麼說，大家同屋共住嘛，客氣什麼！」

「等一下你們過來吃飯，喝杯酒。」

「多謝你了，我們那批嘍囉，要搞得烏煙瘴氣的，不好。」林嬌看看建生媽一臉的真誠，覺得「拒之不甘」：「這樣吧，林叔放工回來，我叫他過來好了，大家這麼高興，你們應該多喝幾杯，尤其是你啊，建生媽，做新奶奶了。」

菜餚終於弄好了，主家準備開席，圓桌周圍如今圍坐了一桌的親友，大家嘻嘻哈哈地作不着邊緣的交談。廳子的一隅，林叔在坐冷板凳，他一個勁兒地吸煙，心中却打了許多結。剛才，他才踏進家門，林嬌就對他說：今晚建生媽請他過去喝酒。聽了妻子的話，他沒跟家人一起用飯，沖涼後，就在廳子一隅的交椅上默坐，他愈看愈不對勁，建生媽只滿臉笑容滿口金牙地招待親友，三番四次地強調：「大家不要客氣」，却一直不管林叔。

難道是妻子騙自己？不，妻子是個老實人，也絕不會開這樣的玩笑來使自己的丈夫丟人，給西瓜皮丈夫踩跌交出醜。唔，對了，妻子是個老實人，建生媽的順口邀請，她却當真，其實，人家已經邀夠了人，滿滿一桌如何插多你下去呢？他開始生妻子的氣。媽的，就會生一大堆孩子，就沒有腦袋，年紀不小了，還不會鑒貌辨色，分不出真情假意，真是大笨蛋。但回心想想，怪不

了妻子啊，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說來說去，還是建生媽作怪，既然你沒心請人家，就別作聲好了，咧開那張滿口金牙的嘴，到處去賣空頭人情，其實，林嬌幫了他們一天的忙，請她家人吃一頓也並不過份。

酒席開了，范家的親友客氣了一番，都紛紛舉杯投箸，有人挾鮑魚片，有人挾冬菇，有人挾雞鴨，其中一個還高高挾了一隻紅蝦，送到張得大大的嘴巴裏去。

林叔覺得口中的唾涎突然多了起來，他於是趕快吸幾口煙。他的第四小兒，走到他身側，搖着林叔的腿。

「爸，爸……」

兒子望望酒席，又望望飢腸轆轆的父親，真不知趣。林叔無名火升起三千丈，很想一巴掌擱下去，然而，他又顧慮到現下的尷尬環境。打起兒子來，雖算出一口冤氣，但是兒子一哭起來，驚動了酒席上的食客，那可不好玩，因為他們一定會這樣猜測：嘿，這個傢伙，人家不請他喝酒吃飯，就打起兒子來出氣了。

兒子不講理要父親給紅蝦他吃，林叔再也忍不住。

「走開。」

自己站起身來，黑着臉孔走出廳子上街去，這時，他氣得發昏，餓得發慌，簡直是奇恥大辱，簡直是被人存心刺眼眉，他一百個一千個詛咒建生媽他們。在雲吞麵檔，他胡亂地吃了一頓，算是解決了晚餐。然而，填滿了胃的空虛，並不等於熄滅心的怒火。

經過了今晚的教訓，他越發清楚了范家的勢利刻薄，他們要堂堂皇皇地擺酒，要在舉行婚禮的那晚鋪張地宴客，林叔跟他們是同屋共住，遠親不比近鄰啊，也收到他們的請帖，范家想到他們一家七八口，要是「闔府統請」，那還得了，要是單單請林叔一個人，又顯得不夠闊氣。還是范家兩老周到，在請帖上，林叔的名字下寫了「先生暨夫人升」，他們心裏有數，一個帶着五個孩子的母親是不能片刻離開家的，要去喝喜酒，可有這份工夫麼？請帖寫兩個人，儘管你只有一個人去，到頭來還是要做兩份「人情」，要準備兩份「賀儀」啊。

擺酒似是花錢，但若處理得當，恐怕還會賺呢！范家並不是隨便行事的，事實，他們「疍尿都要隔渣」。

林叔決定不去喝酒，來出一口氣，然而，林嬌却反對。爲了這個問題，兩口子幾乎還吵起架來。

「人家怎樣不對，是人家的事，酒我們還要去喝，這是人情，這是禮貌，應酬應酬，敷衍敷衍嘛，人家不大方，難道自己也要小器。」

「不去，不去。」

然而，他到底被林嬌婉言勸服，心猶不甘地打消了原來的主意，去喝范家的結婚喜酒。還用他們夫妻倆的名義封了十二元的賀儀。

十二元的賀儀，吃的却是什麼東西呢？十人一桌，一桌四十五塊錢。菜薄得很，儘是水汪汪

的。啤酒是用最便宜的那種。也有色酒，不過是五六桌公司一瓶，寒酸得很。桌上並沒有香煙，林叔只在進場時從笑咪咪的伴郎手中接過一根。那間酒樓却很高貴，那新郎新娘却很夠儀表。

林叔雖然是賞臉去喝悶酒，却還念念不忘「過大禮」時受的侮辱，這幾天放工回家，總沉着臉，無緣無故地發脾氣借題發揮，打得那一級級樓梯似的兒女們「二跳四」，哭得亂七八糟。

建生與阿花結婚好幾個禮拜，范家兩老還是津津有味地談兒子的婚事，還屢次地提到他們擺了七十桌酒。倒是林家的小鬼受罪，一聽到父親放工回家，他們就高高低低地縮在一旁發抖。

（一九六五年一月）



一枚銀幣

(一)

大熱天，天空撐着個毒太陽。

這是一條黑色的河，河面上淤塞了幾許的垃圾與渣滓，半沉半浮的，在散發着陣陣的臭味。垃圾渣滓中間，偶而有一兩隻死鷄死鴨隨着黑色的河水緩慢地飄流。臃腫的屍體除了帶着一絲兒的恐怖猙獰以外，更流露出一副蠢相；眼睛或開或閉，頸項或伸或縮，而身上是一堆浸濕了的羽毛。

河畔是一條黑色的街，此刻顯得熱烘烘的一片。布蓬、檔位、地攤，一片叫賣與討價還價的聲音；街上，一片熙熙攘攘的人流。街在冒煙，人在冒汗。喧囂使人震耳欲聾。炎熱使人昏昏迷迷。在這人流與熱流的相互沖激下，到處都可見到一副副蠢相：搭拉着腦袋，拉長着臉孔，呆滯的眼神，上下綻開的兩片厚嘴唇。

周明擠在人羣中，放快脚步走。對這清明時節的猛烈太陽，他一點也不敢恭維。儘管時常有一陣風一陣雨，但是一旦太陽從雲堆幌出大腦袋，可就熱到沒有譜。坐在巴士上，只要一會兒功夫，座位就是一片汗溼，走在街上，一下子全身就濕漉漉，真沒有這個老天爺的辦法。

他一走到自己的檔位，立即脫掉上衣，光着古銅色的膀子，一手吊着衣，一手打從褲袋掏出那張購貨單據。」

「日本長燈每支起價了差不多一角錢。」

周明嫂望望丈夫一眼，咀嚼咀嚼丈夫氣咻咻說出的話，然後問道：「那麼，往後要賣什麼價錢嘞？」

「加回差不多價錢啦，可以賣得出就賣。」周明攤開那張單據，有所感慨地說：「沒幾樣東西，就要接近整百塊錢……這次我補了四打兩用的插頭。」

「插頭？我們還有一大堆存貨。」

一聽了妻子這句話，周明頭上的青筋立刻都凸露出來，他瞪着眼粗着頸子嚷着：

「你，你，剛才不是說要補？」

「我說過？我什麼時候說過？」

「你明明說過！」

周明嫂深知他的脾氣，不想去惹他的火頭，只好呶着嘴，不跟他頂撞。納悶了半晌，周明的火氣總算平息了。

「我有點事，要再出街一下，他們要是送貨來，你就憑單對一對。」

正要跨出檔位，又想起一件事。

「賣了些什麼？剛才——」

「三個電掣，十碼電綫，一盞檯燈。」

沒等周明嫂說完，他早就走回來，拉開放錢的抽屜。抽屜里凌亂地擱着幾張鈔票與十幾個銀盾。

「這個是什麼鏰？」

「五角銀盾嘛。」

「你盲的，你看你看。」

的確，這一枚銀幣有點兒古怪，它扔在地上雖然會噹噹响，它的「頭」跟本地的錢無異，但是它的「花」却不對勁，不是刻着五角的數字，而是一元，分明不是本地的錢。

「一時沒有留意嘛。」

「沒有留意？沒有留意？你老是那樣粗心大意，收鏰不仔細看看，要是收到假鏰，可不是要白白虧本。我們啊，捱生捱死，還不是爲了賺一元幾角？」

周明又搬出大條道理來教訓妻子，臉色黑沉沉的，好大的煞氣，但一發現有顧客來了，馬上換了一張笑臉引上去。

「頭手，這種Socket的樣賣。」

「六角。」

「三角。」

豈有此理，竟只還一半的價錢，簡直是想打搶。他打量這位顧客一下，看他儀表十足，却吝嗇得可怕，他不答腔，憤憤地大力將手上的 *Socket* 丟回原處。

「這又何苦呢？賣不成不是賣不成囉，何必生這樣大氣？丟破了自己的東西又怎樣？」

等那儀表十足的顧客走後，做妻子的才忍不住勸他。

「用不着你管？」

話題：

「那個鐺，不能用啊？」

「唔。」

周明在鬧情緒，所以明明知道那枚外地的銀盾有着幾乎相等於本地錢五角的價值，却意氣地不說實話，來刺激妻子。

「好像可以用嘛？」

「誰說的？」他就不喜歡妻子的反駁。

「那裏來的？那個鐺。」

「好像是一個吉寧人買電掣……」

「好像是——」周明揶揄地重覆妻子說的話。

「記不起來了……」

「記不起來了——」

(二)

「華伯，好生意嗎？」

周明站在一個老頭兒背後，看着這老頭兒蹲着在修理一座古老掛鐘。

「啊——哈，是周明你……這回啊，要食粥水，要去乞食囉。」華伯於是站起來。

「噹，噹。」

古老掛鐘宏亮地敲了兩下。

「大聲夾唔準。」註一老頭兒大聲地嘲笑老掛鐘。這老掛鐘有點兒「神經病」，它只憑自己的高興亂敲一場，現在是下午三點，它却只打兩下。

「這個鐘拿去送給博物院吧。」附近賣「海狗油」的一個小伙子向華伯開玩笑。

「啊——哈，海狗油。」華伯掏出煙斗，塞了些煙絲，點上火，悠哉悠哉「呼嗤呼嗤」地噴出團團煙圈。他命令他的孫兒：「阿傑，過去對面茶檔叫兩杯咖啡來。」

華伯知道周明也像自己一樣，是道地的「咖啡蟲」，一天不能沒有咖啡。

「大半個月沒有來，跑到哪裏死啦？」

「遊世界吃風。」

「啊——哈，遊世界。」

周明好久沒過來找這位老朋友聊天，並非爲了什麼事故，既然說不上理由，只好胡說八道，只好開開玩笑。

聊了好一陣子，周明注意到華伯的地攤上一串銅錢，裏頭有光緒，咸豐的，也有一兩枚是乾隆的。

「這些爛銅錢最近收回來的？能值幾個錢？」

「大把人來找呢，隨隨便便可賣五六塊錢一個。」

「這麼值錢？」

「嗯，就有人要。串條鍊，帶在小孩子的身上，辟邪嘛。」這時咖啡送來了，他遞一杯給周明，呷了自己的一口，接下說：「我給一個銀盾你看，你說能值多少錢？」

華伯從錢包掏啊掏的，掏出一個五角錢大小的銀盾。啊，周明愣了一下，昨天賣東西得來的，那一個銀盾不正跟這個一模一樣，「頭」是女皇的像，「花」是一元的字樣，嗯，不錯。

「我看值不了什麼錢。」

「不值錢，師傅，和尚，值六十塊錢啵。」

「啊——我，我有一個，華，華伯，你替我想辦法。」

「真的？拿來看看，我跟你現錢交易，不成問題。」

「是嗎？那，那我一定請喝茶。」

「師姑頭，冇嘢嘅。」註二

周明連華伯請的這杯咖啡都還未喝，就起身匆匆忙忙走了，他的檔位離開華伯的地攤只隔了兩三條馬路，近得很。

「啊——哈。」華伯吸一口煙，呷一口茶，望一眼斜靠在牆壁的古老掛鐘。

(三)

周明一口氣跑回自己的檔位，原是想「打鐵趁熱」速戰速決完成這一格買賣，等到交易成功之後，才回頭喝剛才華伯請的咖啡。其實，事情原本也是十分簡單，只需要「現錢交現貨」，將那一枚寶貝銀幣逕交給華伯就行了。他內心狐疑，華伯肯一口出六十元收買的那一枚銀幣，價值定不止六十元，過河濕脚是人情也是道理，沒有一點甜頭利潤誰肯白幹？誰肯做傻瓜？這世界好奇的人也真多，不惜花費一筆重金，只要「寶貝」能弄到手，即使是賣方乘機刮龍，亦不願失之交臂。因此，一旦有了這麼一枚銀幣，從中敲詐一兩百塊錢，那真是易如反掌。無奈周明自忖，自己不熟悉這些門路，不是做收買舊物這一行業，只好給別人經手，給別人一些便宜。

然而，事情却没有想像中的那般順利。一回到檔位，他氣急敗壞地翻抽屜，找遍了抽屜，始終見不到那一枚銀幣，問妻子，妻子只是搖頭說不知道。

「你找那個銀盾來做什麼？」

「你，你懂什麼嘞？」

「那個銀盾你不是說不能用的？」

周明瞪了妻子一眼，真想破口大罵她一頓，但總算捺住性子，咬牙切齒一陣算了，他總覺得他的妻子向來就是粗心而又健忘。

「想想看，你把銀盾放在什麼地方？」

「我根本沒動過你的錢筒。」

「有沒有放進你儲蓄銀角的煙罐裏去？」

「沒有啊。」

「有沒有帶在身上？」

「沒有啦。」

周明嫂不耐煩丈夫的嘮嘮叨叨，不知不覺地提高嗓子回答。周明於是光火了。

「沒有？沒有？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啊，啊，可能是找錢的時候我找給人了。」

「找給人了？找了給誰？」

「記不起來了……」

「記不起來了——」

爲了一枚銀幣，兩口子彼此冷嘲熱諷，在此起彼落的嘲諷聲中，他們却又齊心合力翻箱倒篋，指望找出那一枚銀幣，指望那一枚銀幣未曾落到別人手中。

整個檔位都搜索過了，就是不見銀幣的下落。兩口子都很沮喪，看來那一枚銀幣準是找錢時找給顧客了。本來嘛，假若不知道那一枚銀幣的特別價值，而以爲它只是一枚普通的外地銀幣，一旦用掉了，倒也無所謂，但，但……那一枚銀幣來頭可不小啊，區區一枚銀幣就可換整整六十塊錢。六十塊錢啊，六十塊錢！眼看錢就到手，肉就到口了，却又節外生枝，那一枚銀盾竟不翼而飛，這怎能叫人不心痛呢？

夫妻倆都一樣拉長着臉，苦苦悶悶地做生意，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所謂「否極泰來」，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們失落了的希望竟意外地拾回來了。第二天他們開檔不久，有一個家庭主婦走過來，一陣大聲，一陣小聲，聲言她昨天買「燙斗電綫」找回來的五角錢是「假」的，因此，她理直氣壯地要求換掉那一枚「假」的銀幣。

周明心中暗暗歡喜，却又不露聲色，若無其事地「贖」回那價值六十元的銀幣，若無其事地將那女人打發走。

等到那家庭主婦一走，他立刻溜到華伯那兒去。

「華伯，華伯，你看，就是這個銀盾。」

華伯含着煙斗，眯細眼睛端詳這一枚失而復得的銀幣。

「白費心機了，你。人家要的不是這種銀盾，人家的『頭』是舊的女皇，那個女皇是有髻的，大大的髻紮在腦後……」

「啊……」

「不過這個銀盾可以用，可以換為本地錢五角多……」

周明呆若木鷄地站着。附近賣「海狗油」的那個小伙子嚷着：

「海狗油，海狗油，大支一扣一扣一扣，小支五角五角五角……」

（一九六六年四月）

註一、鐘响得大聲而又不準，是一句雙關語。

註二、師姑即尼姑。無髻為計的意諧，無計義即不計較，是一句歇後語。

第三個希望

(一)

「阿七婆。」

「阿光叔。」

一陣男高音，一陣女高音，把這座房子直嚷得簌簌價响。是的，任誰都得承認：阿謙夫婦倆年事雖大，嗓子却老是那般地好。

「哦——」

「來囉——」

樓上，前房的阿光叔，後房的阿七婆，都掀起門簾，三步兩步地跑到樓梯口，探下身子。

「人壽保險公司麼？」

「不錯！」

在樓下的廳子裏，坐着一個年青人，約莫二十來歲，抬起頭帶着重鼻音漫應着。他，就是張先生，就是他們所投保的人壽保險公司的職員。

阿七婆，阿光叔又迅速地轉回到各自的房間，於是，揚起了一連串開鎖頭與拉抽屜的聲音。

「張先生。」

「……」姓張的把視線從公事包裹的文件移到阿謙伯的凹凸不平的臉上，說真格，他着實有點兒耽心這對夫婦繼續用方才高嚷的音量來跟他談話——謝天謝地，阿謙伯到底能夠抑低自己的聲音。

近來，阿謙夫婦很有些心事。阿謙伯從報上的廣告得知，有些保險公司的投保費比他們所投保的那家來得便宜，人家是每月繳納三塊錢，他們的却要五塊半。大家都是一樣的條件，一樣是不必檢查身體，一樣是投保九個月生效，一樣是規定十年期滿或中途身亡（不包括自殺）就能領到五百塊錢。

對這個現象，阿謙伯依照他的習慣，很快地給予一個解釋：「商業競爭」。這個解釋充分地顯示了他的深刻的思考能力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

一想到彼此的月捐數目，他是很不甘願。多不合算啊，事實明明白白地擺出來，一個是三塊錢，一個是五塊半。

他的嘴角積了一大團的口沫，再加上他的妻子的插嘴補充，終於表達了他們的心事。爲了要更進一步証實他們的話，阿謙伯打從房裏拿出一份過時的報紙，遞到姓張的面前。

一大篇幅的廣告，上頭儘是些黑的紅的大字，字堆裏還有一張漫畫，一道畫着一座天秤，一道畫着一個雞皮鶴髮的老頭子，在笑得睜不開眼睛，閉不了嘴巴。

「哦——哈！」

姓張的倒在椅背上，好一陣子，才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相信？這個廣告。」

「……………」

「別上當，別做傻瓜，這些啊，都是老千組織，他們湊湊幾個人，登個廣告，到處去招搖撞騙……」

張先生捏着拳頭，一壁說話，一壁逐一地從姆指伸到小指，而右手的食指負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緊緊地壓着剛剛伸出的一个手指，終於，拳頭變回手掌。接着，他又把每個伸直的指頭屈回去，把手掌又變成拳頭。通過這樣的形式，張先生把道理分做好幾點來解釋。

聽了張先生的話，夫婦倆都這麼想：世界上哪會有人願意做賠本生意。事實上，這社會老千多的是，一貪甜頭就準上當；事實上，好多保險公司很不像樣，就只有半間鋪面，何況還是跟人租賃的。唔，這些老千幹得差不多時，溜之大吉，遠走高飛了，你去找誰？去追誰？唔，還是「小心駛得萬年船」！

張先生說得很興奮，臉上的暗瘡（也有人美其名爲「青春痘」）一粒粒紅通通的。這時，阿七婆，阿光叔都下來了，齊向這雲石圓桌圍攏。

「嗯，我又聽到有人這麼說，」阿光叔開腔了：「最近，政府要所有的保險公司呈上賬目，要調查是不是空頭。」

張先生先是愕了一下，打量打量阿光叔，私心這麼想：這傢伙倒有些見識，不容易被騙。同時，張先生已經摸匪到阿光叔接下來要講的話，於是圓滑地來個順水推舟，來個搶白：

「阿光叔說得沒錯，嗯，其實嘛，這是政府例行公事，對於像我們這些真正經經老老實實的保險公司並沒妨礙。這次，公司早已由會計師填報，手續清清楚楚的，所謂真金不怕紅爐火。」他半閉着眼，含着半口煙，來一個皮動肉不動的冷笑。接着，挪移了話題，談起別家保險公司：「嘿！你們放長眼睛看，那些老千保險公司……」

「你們的公司沒問題？」阿光叔仍舊有點懷疑。

「哪裏會？我們的公司。」姓張的正色地說，一壁埋下頭：「阿七婆，你搞錯了，這本不是我們公司給你的簿子——這是，嗯，這是公積金的，是你兒子工作的公積金簿子。」

「哦，哦。」阿七婆接過那一本紅色小冊子，蹣跚地爬樓梯，口呢呢喃喃歉意地說：「不識字，又眼朦，真沒用。」

張先生一直在幌着腦袋抄抄寫寫，表情十分嚴肅，加上他的一派不凡儀表，很能顯示他的精明能幹與魄力。只是，唯一的遺憾，是他腦後的青綠的髮腳中，有着幾處通紅的瘡疤，是的，青綠的髮腳中通紅的瘡疤。

終於，他們都放心了——他們不貪小利，自然也可以安全些，這道理不是十分簡單麼？阿謙伯的腦際，閃進了一幢矗立的新式大廈，唔，這就是他們投保的保險公司的所在地。

——雄偉、堂皇；聲譽、信用……

——那一排排數不清的窗子，那一排排凸出窗外的冷氣機。

「眼光不錯吧！」阿謙伯這麼自信。他和他的老伴參加保險快三年了，參加不久，他又熱心地先後說服阿七婆、阿光叔，還有幾位老街坊投保。

「未雨綢繆嘛！」他老是喜歡這麼說。

他們把本月份的保險費交了，張先生突然喊將上來：「嗟！忘了帶收據來——」

「……」

張先生跟他們的交情已有三年了，可以說得上是老朋友，何況，以往張先生也曾試過忘却帶收據出來而後才再補發給他們的現象，因此，他們不計較，也不疑心。

「這樣吧，我明天拿來。」

「記得！」

張先生拉好公事包的鍊子，卻沒立刻走。他海闊天空地胡扯，談到新近某一間「老人會」的女主持人，如何騙錢，又如何跟她的情夫環遊世界，談到他最近招了整百個住在加東的女膠工參加保險，她們是準備以後結婚的嫁粧。

張先生，這幾位顧客，甚至還談了五分鐘本地的政治，又談了五分鐘的國際新聞，並且，對這兩方面的問題，下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收據——」臨了，張先生站起身來：「明天我拿來。」

他快走到門口了，阿光叔在裏面提高聲音說：「張先生，以後你來，最好是這段時間，這段時間我才放工……」

「好的，好的。」

張先生已經踩着了「士古得」的掣，一陣聲响，一溜煙，走了。

(二)

一天、兩天，一個禮拜……却始終沒見張先生來。

一想到月捐的收據，他們有了不安與焦慮。

他們不滿張先生的糊塗，張先生的健忘，尤其是阿謙嬌和阿七婆，用了女人特有的智慧，來對張先生作各種各樣有趣的比喻與形容：

「失魂魚。」

「大頭蝦。」

「無魂哪吒。」

今早，阿謙伯一壁呷着熱咖啡，一壁照例地翻讀報紙。突然，他沉下臉，旋又像中了邪，附了鬼似地，猛地跳將上來，眼瞪瞪的。

會麼？可能麼？他真的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個兒的眼睛，但是，報紙上明明有着這麼一段新聞

啊！政府經過一番調查後，下令要那些空頭的保險公司收盤，在報上廣告見到的那幾家固然免不了，而……唉，我的天！自己投保的那一家竟然也列在這份名單上。

他想到這三年兩口子付出的人壽保險費，想到他們的血汗錢；這些保險費，這些血汗錢，一角一分都是他們的孩子身水身汗用氣用力換回來的啊！

一曉得這消息後，這幾個保險公司的成員都立即昏昏沉沉了，不是語無倫次地詛咒，就是沮喪地沉默；大家似乎都立即變老了，這屋子也似乎跟着變老。

「總得問個明白。」

抱着這樣的主意，阿謙伯來到這座滿是窗口滿是冷氣機的大廈，左轉右轉，弄得他頭昏腦脹，到底找到了這間保險公司，這間保險公司只不過是一個小廳子。

雄偉、堂皇、聲譽、信用……

打字聲、電話聲，還有响亮的咳嗽聲、吐痰聲。

「先生——」

阿謙伯推開門，朝門邊的那張辦公桌走去。

伏着的頭抬起來，閃光的眼鏡下是一雙大眼睛，那人帶着痰應：「嗯！」

「我要找張先生。」

「張先生？哪一位張先生？」

「你們的職員，一個年青人。」

「哦——」那人這時才恍然大悟似地說：「他，上個月就辭職不做了。」

「啊——」

阿謙伯嘴張得圓圓的，露出兩排黑的缺的牙。良久，嘴巴才變回三角形。

「辭職了？還同我們收月捐！」

「真的？」

「我就想找他。」

「真的？去，去馬打寮告他！」

控告他？阿謙伯的嘴角不覺有了苦笑，他想到驚官動府所需要的許多繁瑣手續以及所需要花的冗長時間；更想到報紙上不時提及的舉手向天發誓，伸手按着聖經和斬雞頭的好些法律程序。

「算了，那筆錢是給那個衰仔買棺材。」

「他怎麼能夠同你們收月捐，收據呢？」那人眨眨那對大眼睛，驀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

阿謙伯一時啞口無言，那人似乎也在爲阿謙伯的受騙而氣憤，一壁和藹地招呼阿謙伯坐。

想到今天報紙上的消息，想到來這裏的另一個目的，一坐了，不擅長講話的阿謙伯，終於把心中的話說了，說得嘴角滿是口沫，額頭滿是汗。

「這個……敝公司最近遭遇到的事情得蒙你們這麼關懷，實在是感激。不過，你們儘可以放心。現在，我們已經通過律師上訴，定不會有問題的，我們經濟雄厚。」

「但是，報紙……」

「嗯，嗯，沒問題，沒問題的，只不過是誤會，一時的小誤會，嗯，我們是講信用的，牙齒當金使，放心，放心。」

阿謙伯簡直沒有說話的餘地。

「鈴，鈴，鈴……」

桌上的電話响了，那人拿起聽筒，儘是「哦，哦……」地應着，一壁却用舌頭翻弄着上唇的那排假牙，在他的嘴唇邊，一忽兒翻起紅色的假牙肉，一忽兒又露出雪白的假牙，像是在對阿謙伯裝鬼臉。

阿謙伯自付：再逗留下去，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向那人點點頭示意，逕自離開了保險公司。

車輛，行人，灰塵，黑煙，下午的陽光……

這時，阿謙伯的思想裏，却只有張先生臉上一粒粒通紅的暗瘡，青綠髮腳中的紅色瘡疤，以及保險公司裏的那雙閃光眼鏡下的大眼睛，那一排被舌頭翻弄着的浮動假牙。

「都不是好東西！」

但在一片黑暗中，又隱約着一縷渺茫希望：他們上訴，他們資本雄厚。

聲譽、信用；雄偉、堂皇，一排排數不清的窗子，一排排凸出窗外的冷氣機……

(三)

有一天，來了一封英文信。阿謙伯於是把隔壁一個唸英校的小孩子叫過來，把信遞給他看。

「是誰的？」

這孩子捲起舌頭，照着信封上的字母拼音，鬧了老半天，他們才知道：是阿謙嬌的。

「什麼信？」

「嗯，皇家的。」

「皇家？信上怎麼說？」阿謙伯驚愕了，着急了。

「燕梳侖……」

「人壽保險公司？」

「收盤……」

「……」

「嗯，這封信是說，皇家要處理燕梳侖的收盤工作，這個月十三號早上十點，要阿謙嬌帶齊

證件去登記……」

「登記！」

阿謙夫婦冷了一截。什麼上訴，什麼信譽，他們的希望成了泡影。

除此之外，胆小怕事的阿謙嬌另外還有一份恐懼，皇家！警察！唉，站着的拿着棍的警察，坐着的拿着筆的官員……

她只好找她丈夫洩氣。

「都是你，我早就說過，死就死啦，大不了無錢的話就用草蓆一捲，一了百了，做什麼鬼保險，現在，好了，財散人安樂……」

「丟那媽，吵什麼？」

阿謙嬌幌着腦後的小髻，阿謙伯露出一口又黑又缺的牙；夫婦倆，你一句，我一句，頂撞起來。

末了，他們都一齊喘息，一齊安靜下來。阿謙伯若有所思地低聲自言：

「由皇家出面，希望能領回二三成，唔，二三成也好。」

× × ×

簽名啦，按指印啦……他們四人先後得到政府的通知，先後辦好了登記手續。

最狼狽的還是那兩位少見世面的婦人：阿謙嬌搭錯巴士，阿七婆帶錯證件。

「能領回二三成，唔，二三成也好。」

半年過去了，他們仍舊耐心地期待着。

（一九六三年七月）

鉛球與木刨

(一)

多麼健壯的一條手臂啊！優美的筋肉綫條，顯示了它的結實，它的孔武有力，它的富有彈性。

這時，手臂閃爍着汗，汗在不斷地往下流，儘是黑黑黃黃，黑的是污垢，黃的是木屑。其實，不光是手臂，連赤裸的上身，黃斜布短袂的扶頭，也都溼着汗。粗黑的短髮撒滿了刨花與木屑，這一來，他頓地成了個黃毛小子。

阿斌這副身段，完全是鍛鍊來的。說來他可真有着斯巴達的尚武精神，自小便一個勁兒地愛上運動。他練習舉重，八九十磅的東西簡直就不放在眼裏；他練習踢足球，往往就與高出他一個頭的印度人相撞相抱。一句話，無論田賽徑賽都有他的一手，自然，從他健美的手臂可以領略，他最擅長的恐怕還是推鉛球，推鉛球這玩藝兒可真棒，前頭是個弧形的白色界綫，左手向天空撐，右手叉開五根指頭，手臂曲着，托着渾圓的鉛球，放近右頰，左腳於是微微彎曲當作支力點，右腳就在草地上來回地劃它幾個圈，挺起胸，鼓着氣，猛地，衝近界綫，使勁一推，鉛球脫手而出，落地時草坪上平空多添了一個淺洞。

說來也可算是倒霉，唸初中二時，他不知不覺地高了起來，身高稍稍地超過五呎三吋，沒辦法，只得被編入甲組，這可不好玩，甲組的選手多半是些二十來歲的大漢，個子比他高大，胸圍肩膊也比他寬闊，有些選手還有絡鬚呢！我們的阿斌却不賴，也不胆怯心寒，重甸甸的十幾磅鉛球依然信手就扔，到頭來還撈到個殿軍。

鍊得了這雙健美的臂膀，他很得意，遇到較熟悉的全學或朋友時，他往往喜歡撩起衣袖曲着臂膀：

「嗯，糟糕，我這邊腫了起來。」

一壁指着隆起的飢肉，一壁煞有介事地打趣，害得對方起先是莫名其妙。隨後又啼笑皆非。談起運動，不錯，他响噹噹；至於功課嘛，那可「阿彌陀佛」。初中二唸了兩年，成績單還是「滿江紅」，還是不能升班，老實說，阿斌這位小哥哥，到目前還搞不通那個代數的道理：爲什麼一旦A加B等於C的話，C加A就不能等於B呢？

按照學校規則，唸了兩年還是不能升班，就得退學，但對於這位運動場上的健將却能夠網開一面，能夠通融地讓他唸下去，倒是阿斌自己「不感興趣」。

告別了校門，拋開了書包。阿斌要去開拓一個新的人生戰場，要去開拓一條新的人生征程，漫漫的黃沙，在天空飛揚，在地上平鋪；一個年青的戰士默默地然而堅定地一步一步邁進，多壯麗啊！多動人啊！阿斌要去上「社會大學」的第一課，要去走「萬里鵬程」的第一步，儘管人情

是多麼地澆薄，儘管世道是多麼地崎嶇，熊熊的烈火，熊熊的洪爐，才能鍊出鋼鐵，才能熬出火鳳凰。

只是，他的父親老是不諒解他，成天地數說他的不是：「你啊——讀書不成三大害。」

他父親喜歡幌着腦袋說這話，話即使是說完了，那腦瓜子可還遵照牛頓的「力的三大定律」中的「動者恒動」，還得搖幌好一陣子。至於什麼「三大害」怎樣「三大害」，父子倆都不甚了了。

父親的嘮叨，使得阿斌苦極了，離校後待在家的那一個月，好不容易捱啊，他覺得他憂悵了，傷感了，還有些歇斯底理了；他以爲他當時的情況，只有李後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可以況味；他深信光就那一個月，他的體重就減輕三四磅。

多得他父親的一位朋友介紹，終於找到了木工學徒的工作。起初，木廠老板並不放心，仔仔細細地問介紹人：

「這孩子的出身——」

「好人家。」

「他的父母？」

「一等良民：生不進衙門，死不入地獄。」

「他讀過書？」

「還讀過中學呢！」

「中學生？」老板突然睜大眼睛，緊接着問：「他好活動嗎？他的思想？」

「哦，放心放心，安份守己，循規蹈矩。」

費了介紹人的一番唇舌，老板才點頭，答應阿斌來廠當學徒。工錢是每個月三十元，每天兩餐由資方供應，晚上則要留在工廠睡，好來打掃和看管工廠。

「那間工廠相當大，學的東西多，老板也還算不壞，只是有時脾氣有點兒古怪，好好做下去，有前途的。」

介紹人連續地大力地拍着阿斌的肩膀，拍得他縮頭眨眼，而做父親的，也破題兒地不說：「讀書不成三大害」，這趟他換了話題：「要克勤克儉，不要好食懶飛。」

阿斌私自下了個決心：要自力更生，要自強不息，要做一個「優秀工人」。可是，第一天上工，他就開始叫苦了，成天就是晒板，刨板，替人家買茶買煙。

一疊疊的木板，側着身抱着，踏着中午的豔陽，從工場拿到後巷去晒，汗不斷地流，手開始酸軟，健美的手臂被木板壓出好些鮮紅的痕跡。

(二)

阿斌陸續看到了一些新現象，認識了一些新事物，也可以說：他發現了一些秘密。

奇怪，這兒的上了年紀的工人，都一樣瘦小；都一樣駝背；吃起飯來，也許是因為駝背的緣

故吧？都一樣地蹲在橈子上；都一樣歡喜喝啤酒，送酒却只用花生。無論是年老或年青的工人，腿都一樣的白白瘦瘦；無論是黑髮或灰白髮，都一樣蓬鬆着，像一束雜亂的乾草。

單單以刨木的刨子來說，就夠令他詫異的了，真想不到，刨子有這麼多種類，而用途又各不相同。

阿斌拿着一把刨子，反覆的研究。可別小看刨子這樣東西啊，它却是木匠的得力助手呢！對一個精練的木匠來說，刨刀要講究，裝刨子用的木料亦同樣要講究。所以，稱心的刨子往往還是自製的。

阿斌也像旁人一樣，又開兩隻飛毛腿，大模大樣地坐在長橈上，表演他的刨板工夫。他挺直着上身，鼓足氣，把全身的力量運行到兩隻健美的手臂上，緊緊地握着刨子的木柄，向前推，向前推，向前推，却不中用，刨刀只是向木板深插，推不動，到了第二次再刨時，却一下子飛到木板的末端，刨不着，沒兩三回功夫，這位拋鉛球的好手投降了，健美的手臂軟了，寬濶的胸膛隱隱作痛。這時，他旁邊的那位年青工友，放開了裝大櫥的工作，走過來。

「來，我教教你。」

刨子到了這人的手，却非常聽話，眨眼，粗糙的木板就光滑起來。在刨板的全時，這人向他訴說了刨板的道理，並且批評他的直腰挺胸是吃力不討好。

「刨多了，慢慢就會上手。」

「謝謝你……請問貴姓大名？」

「起初學的時候，總是這樣的。」

阿斌很是納罕，這人答非所問，到後來，他才曉得這位年青工友耳朵有點兒聾。於是，只好放大喉嚨來與他交談。

「這個廠，時常做夜工？」

「有時還要做到十一二點呢！」這人答了話，關心地問：「你工錢多少？一個月。」

「三十塊錢。」

「還好，比起我們從前——」這人定着眼，似乎是在回憶：「我做學徒時，一個月七塊錢，理髮的錢，釘屐的錢，老板出，每晚到了十二點過後，才有時間睡覺，白天還要替老板娘煮飯看孩子……」

「……………」

阿斌突然發現他的右手中指與無名指缺少一小節指頭，沒有指甲，只有粗圓的指頭肉。

「你，你的手……………」

「被鋸到的。」

奇怪，一個人的手被鋸到了，居然還能夠這麼冷靜這麼簡短地說：「被鋸到的。」我們的阿斌很是納罕。

後來，阿斌更從旁的工友那兒得悉，那位年青工友當學徒時，時常被老板攔打，在老板的長期攔打下，聽覺終於「欠佳」了。

(三)

夜深了。

整座工廠靜了下來，黑了下來。只有向街的一兩面窗子，投進來了一兩片灰白的街燈的光，稍微沖淡廠內的黑暗，而隱隱地顯出木料與機器的輪廓。這些黑影，這些輪廓，直像幽靈似的，一直在交頭接耳，一直在覬覦着。

跟阿斌睡在一塊兒的，是一個跟他年齡差不多的學徒，這小鬼倒是個「天塌下來當被蓋」的糊塗蟲。做完夜工，跑到街水喉去，開大水喉往身上沖，肥皂泡沫揮得到處都是，還大吵大鬧，亂蹦亂跳，挺開心，挺快活的；回到廠來，就像「戰爭與和平」中一個農民的祈禱：「睡下去像塊石頭，醒起來像塊麵包」一碰到牀板，倒頭就睡着了。

方才，阿斌被街上的車聲，吵得不能入睡，如今，街道寂靜下來了，却又爲了蚊蟲的叮咬，一直輾轉反側，把不平的床板弄得「軋軋」作响。而身邊的小鬼，雖然年紀輕輕，個子小小，鼾聲却响得很。方才，阿斌怕賊，隨後又怕鬼，現在，這兩份害怕可綜合起來：又怕賊，又怕鬼了。賊？鬼？他努力運用他的理智，運用了他的科學頭腦，來鎮壓自己，廠的門關得牢靠極了，何況還有鐵柵；至於窗子雖然是開着，却有鐵柱與鐵網，何況外頭還有印度司閤看守；至於鬼，

那更無稽，更可笑了，嘿，一個「時代青年」竟相信鬼。想到這兒，自己不覺失笑起來。

但，單單是黑夜就夠怕人了，雖然這份害怕是莫名的無由的，他依然是心寒，依然是胆怯，廠內的許多物件輪廓，許多物件暗影……這時刻，能夠有個人聊聊，解解悶，那倒好！但身邊那小鬼，却死蛇爛蟻地睡了，恐怕等一下，他又像昨晚那樣，夢中說話，夢中唱歌。

全身的肌肉在作痛，骨頭也好像一根根被拆散似的，說來，他也夠乏了，但無論如何都睡不着。

冷，他覺得冷，被蓋過頭，還是冷。真想不到，同樣一張被，在家時是那樣的暖和，在這兒却又是那樣的不濟事。事實，今晚的天氣，也不特別的冷。

家！在家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以有任性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有愛的滋潤。現在，他第一次離開家，他第一次嘗到失去溫暖的家的滋味。家！他回想他小的時候的雨夜；雨點打在瓦面上沙沙作响，他帶着睡意，想到外頭迷濛然而優美的雨景，雨景下迷濛然而優美的街燈；他更把被蒙過頭，儘情地幻想，他幻想出一個滂沱大雨下自己的小天地，多美麗，多溫暖。

從外表看來，他頭髮粗黑，身體結實，皮膚粗硬，血液屬「O」型，根據生理學、心理學說來，他的的確確像個剛強的孩子，但他還是這樣認為：他自己是個「重感情」的人。

「吱，吱，吱——」

媽的，工廠里頭，竟有這麼多老鼠。他實在不明白，老鼠爲何要在這兒出沒——這兒只有木

屑、刨花、木料與機器的輪廓和陰影。

驀地，阿斌想到他前幾天下的決心：「要做一個優秀工人」，想到「鋼鐵」與「火鳳凰」的比喻，不覺惶悚起來，他甚至開始咒詛，他現下的「溫情主義」和「臨陣退縮」；尤其是想到父親的臉孔和父親的話：「讀書不成三大害」，回家的決心於是動搖了。

「我——我一定要幹下去！」平靜了一陣，矛盾又抬頭了。

——優秀工人？

——溫暖的家？

(四)

阿斌工作了三天，終於收拾了帶來的東西，離開那「冷酷」的工廠，回去他那「溫暖」的家。

這位富有詩人氣質的推鉛球能手，帶着一隻失眠的紅眼，在「社會大學」中，上完短促的第一課；在「人生戰場」上，當了第一次的逃兵。

(一九六四年七月)

商戰精神

(一)

「咖啡粉——」

盛發號的伙計財和走上了樓梯口，一壁高聲叫喊，一壁撥開前後左右高高低低的小孩子，兀自朝向頭房踱去。這時候，阿興嫂已經站在門口，一手撩着門簾。

「你這個衰仔，叫你每逢禮拜三來，你就是不準時。」

「沒法子啊，興嫂，昨天我們的車壞了，不能來。」

財和的眼兒裏頭明白，這位老主顧並不是一個豆腐裏挑骨頭的人；事實上，一個三十來歲就能夠生下八九個孩子的女人，哪會不一團和氣的，她方才只不過是假惺惺地隨意罵罵，來當作招呼。

「夠稱嗎？」

「夠，夠，一斤十六兩，絕不會少你的，興嫂。」

「不夠稱呢，我擰甩你的頭。」

興嫂終於接過了咖啡粉，那裝咖啡粉的紙袋的形狀，倒像一座金字塔。接下，財和更把左手拿着的一疊日曆放在桌上。

「我們的公司，印有兩種月份牌，興嫂，你喜歡那一種？你自己選。」

一聽到有日曆贈送，全屋子的大人和小孩，都趕趟兒地向這兒湧來。

「這個美，這個美，媽，要這個。」興嫂的十六歲女兒以她自個兒的美學觀點審視一番後，慎重地建議。

「不，時裝的不美，古裝的美。」興嫂又有她的一套審美觀，於是正式反對。

「時裝的美。」

「古裝的美。」

「時裝的。」

「古裝的。」

母女倆一下子就提出了許多論証，彼此都說得頭頭是道，而圍觀旁聽的人，也很快地分成兩派，一是親母親的保守派，一是親女兒的激進派。

財和只得笑笑。同時，無意中他發覺了四周牆壁上掛着許多花花綠綠的新日曆，少說也有十五六個吧。

「好，好，這兩個都送給你們。」

爭論因此平息了，但，不久，母女倆又爆發了水桶和雨傘的問題的爭執。

「咖啡仔，換一個大型的『拉士德』水桶要多少張卡片？」興嫂說起外國名詞來很恐怖：她

把Plastic（塑膠）說成Lastik（彈弓）。

「值六塊錢，三十張卡片。」

「媽，我要雨傘上學。」做女兒的想要一把「縮骨」雨傘。

「不，水桶，最近天旱制水，要多一個桶來盛水。」

「雨傘，上學要雨傘。」

盛發號咖啡粉公司，亦像別的咖啡粉公司那樣，爲了迎合一般家庭主婦的心理，特地設立了一個制度：每買咖啡粉半斤，送卡片一張，每張卡片值兩角錢，多買多送。卡片儲蓄下來，可以換東西，也可以換咖啡粉，就是不可以換錢。

財和這時再也忍不住氣，於是挺身出來調停。

「雨傘嘛，四塊六，二十三張卡片，你們現在還不夠卡片嘛。」

母女倆回心想想，財和說的話也的確是。現在手頭上只有十多張卡片，連今天的兩張算上去，也還是不夠啊。

臨走的時候，財和告訴她們一個消息：他要辭去盛發號的推銷工作，自己來搞咖啡粉的生計。他希望與嫂以後多多關照，「交關」他的。

「什麼時候？」

「過了年。」

「自己做頭家了。」

「哪裏的話，做乞丐倒是真的。」

(二)

財和打的是「密底算盤」，算得很精細，也算得很週到。他知道自己長處：懂得說多種方言，又有人緣，只要是顧客，不論男女老少他都能夠巴結，都能夠迎合。老實說，盛發號咖啡公司有今天，還不是靠着他一臂之力？訂戶顧客他拉了一大把，駕車送貨他一個人幹；老板雖說派了兒子來幫忙，但少爺到底是少爺，只會大模大樣地坐在車上，財和離開車子交貨給人時，才叫他照顧照顧車上的東西。

會說話，有人緣，這就是做生意的最大本錢。幾年前，財和就開始計劃，開始儲蓄錢，想要出人頭地搞一番生意。「人到底是人嘛，有誰不想往上爬呢？」尤其是想到他的老板，那個「疍尿隔渣」的勢利鬼，一個月只給他一百五十元薪水，工作幾年了，一直就裝聾作啞地不加薪。

一百五十塊錢，假若不必拿錢回家，只是一個人用，那倒還勉強勉強，但是，他與別人不同啊！大概是前世的孽債吧？能夠幹點兒活賣點東西賺錢找飯吃的母親死了，留下白髮的父親和一個白痴的哥哥。父親年紀老邁，不能工作，也不願工作，就只會抽鴉片。終日躺在牀上，提著煙槍，對着煙燈，閉着眼吞雲吐霧，鬧得整個房子煙霧騰騰，但，這老頭兒還人心不足蛇吞象，煙癮發作時就滿臉鼻涕口沫地埋怨財和不爭氣，沒本事賺錢。

「過去，我一天吃三四包煙，現在，唉，吊癮，只有一包煙吃，一包煙，那麼三四口……」一包煙，時價一塊六，這老頭兒一個月就抽掉他幾十塊錢薪水，老頭兒可還不足，動不動就偷他的錢。掛在衣架上的衣服的口袋，他不敢放錢；抽屜時要上鎖，鎖匙要時時帶在身上。要不然，他的伙食費，他的零用錢，就會不翼而飛，那個月就要發生經濟恐慌。

偷得多了，老頭兒對他的衣服口袋和兩個抽屜很是熟悉，他知道左邊的褲袋放手帕，右邊的褲袋才是放錢包；他知道右邊的抽屜放「撲滿」，左邊的抽屜只放雜物；開右邊抽屜的是那根銅鎖匙，開左邊抽屜的是那根鐵鎖匙。

說到他的哥哥，倒是怪可憐的，三十多歲了，就是傻里傻氣，道地是個白痴。除了吃飯睡覺之外，一天到晚到外頭遊蕩，蓬着頭，赤着腳，穿一件背心，穿一條短褲。自言自語時神氣蠻像個理論家，沉默深思時却又像個哲學家了。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回停着的汽車發表議論，一直到車主把汽車駕走為止。

一個是白髮的父親，一個是白痴的哥哥，富有責任感的財和怎能不因此悲哀呢？他不抱怨他們坐食山空，相反的，他時時刻刻想法子來使他們生活得舒適些，同時，他也想到自己的未來：

「難道我不必結婚啊？」

他要強，他要奮鬥。果然，年一過去，他就辭去盛發號的工作，僱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

助手，自己來搞咖啡粉的生意。

盛發號咖啡公司的老板，知道了這底細後，咬牙切齒了一陣，沉着臉：

「這小子，敢跟另伯搶生意，哼，等着瞧吧。」

(三)

一個有星無月的夜晚。

財和沖過了涼，吃過晚飯。他經過了一天的勞碌奔波，現在總算休息了。他獨自在街上走着，想到附近的「夜市」去逛逛，喝杯涼茶，買點兒日常用品。

偶而，他看到他的哥哥蓬着頭赤着腳，手捧一架半導體收音機，跟他打對招地走來。

「Hello、Hello、你聽見我說話嗎？我現在回到了Jalan Lalat。」

他的哥哥一面轉着收音機的波帶，一面一本正經地自言自語。突然，收音機播出「血濺桂河橋」的主題曲，這位中年人一聽到這音樂，馬上直着腿，雄赳赳地按照這進行曲的節拍，目不斜視地打從財和的身邊挺前。

這些動作，使得財和啼笑皆非。看到了哥哥，他想到父親，也想到自己。

一小包鴉片煙的價錢，正好等於一斤下等的咖啡粉。一包煙，只夠他父親三四口；大口的三口，小口的四口，算起來，一個月就等於抽掉他幾十斤咖啡粉。

如今，自己的環境總算好些了：自己的本錢，自己的生意，有多少賺多少；只要肯吃苦肯賣

力，加上自己的內行，架輕就熟，這盤生意總能吃得開的。

開張以來的兩三個月的收入還不錯，比起過去吃人家的「頭路」強得多，照這個樣子下去，供養父親和哥哥，看來是準不會有問題的，還有，自己的未來……

財和想啊想的，在一條黑暗的巷口，在一系列的垃圾桶和垃圾堆旁邊，驀地，閃出了兩個人影，一個截住他的去路，一個抓住他的臂膀。

他愣了一陣。事實，他一向安份守己，正正經經，沒開罪過人，也沒惹過是非；沒參加過任何私會黨，而對任何私會黨的勒索「看頭鐮」他却總是忍聲吞氣照給。唔，定是這兩位仁兄認錯人，誤會他是敵對黨。

「我……我是個做生意的人。」

「是，是，我知道你是做生意的。」

奇怪，他們竟來個這樣的回答。這時，財和又有個另外的設想：他們也許以為我賺大錢，所以在這邊「標心」、「打腳骨」，要攔劫我。

他於是強作鎮定地靜待他們說：「要錢？還是要命？」但，他們却只是冷笑……

財和發覺情勢不妙，於是一面死命掙扎，一面高聲呼喊。說時遲，那時快，其中一位陌路人掩住他的嘴，另外一個則從腰間抽出一把匕首，他似乎對人的心臟的位置以及人的心臟的解剖很有研究，把一把匕首不偏不斜地刺進財和的左邊胸膛，還順手把匕首往旁邊一拉……

兩個人影又閃走了，黑暗的巷口只有一系列的垃圾桶和垃圾堆。

對於財和的死於非命，盛發號的老板爲了掩人耳目，特地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公開地感慨一番，惋惜一番。

「財和這個後生仔嘛，勤力，有本事，會做生意。唉，却去參加私會黨，落得這個下場。」他並且派了他的兒子去送殯，去送花圈……至於花圈上題了些什麼字，親愛的讀者，請原諒我的壞記性，我始終記不上來了……

(四)

阿興嫂，這位三十來歲，有八九個孩子，有十七八個日曆的家庭主婦，再度成爲盛發號咖啡公司的顧客。現在，送咖啡粉來的不再是財和，而是盛發號的少東親自出馬。

有一天，興嫂跟盛發號的少東偶而又談到了財和。在唉聲嘆氣之餘，興嫂提出了一個問題：「你說，那些私會黨有沒有槍？」

「槍？槍不是沒有，不過他們不隨便帶，不方便嘛，用刀子就夠死囉。」

他們之間，任誰也沒料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停在路旁的盛發號咖啡粉公司貨車，在沉默地嚴肅地聆聽着一個中年過路人的講演。

是的，這位中年過路人——財和的白痴兄弟，正在熱心地跟這輛貨車討論着一個深奧的人生哲理。

(一九六四年八月)

十八號貨倉

貨車從大街拐進凹凸不平的泥路，他們的身子猛烈地簸動着，說話的聲音也似乎在簸動。

「你說，做工的受罪，我呢，還不是一樣。話說得好聽，什麼斯文財富，什麼白領階級，鬼呵。成天就是抄寫啦，打字啦，記賬啦，到外頭收賬啦，還得要替公司駕車，什麼都是一個人做。媽的，月薪百來塊，就想收買人命……更倒霉的是，頭家們的賬不容易收，貨拿了就是一味抵賴拖欠，要跟他们討嘛，不是黑起臉孔，就是捶手頓足地呱呱叫，好像殺了他們打搶他們那樣。不跑上十趟八趟，可休想會有錢到手……」

這位又是司機又是收賬員的財副，憤憤地擺轉車盤，身旁坐着的那位有着一雙黑手的工人好意地望望他。這時，車子彎入圍着短牆的院落。

眼前出現了兩組屋子，左邊是R銀行的一系列貨倉，右邊則是屬於S銀行的。

煞住車子，他們跳下車來。忙亂了一陣，從車廂搬出兩面鐵片招牌、梯子，以及拉拉雜雜的工具什物。

「來了？你們。」

屋子裏走出個圓頭圓腦的胖子，在悶聲悶氣地發話。眼睛並不瞟他們，臉上也沒有表情。簡

直叫人不敢相信這話是他講的。

「嗯。」財副認出這個胖子就是R銀行的分行經理，於是趕忙恭恭敬敬走上前招呼：「黎先生。」

「唔。」姓黎的嘴不動，又來一句「腹語」，一邊緩慢地走過來，打量打量那兩面鐵片招牌。

財副和工人一齊緊張起來，瞪着胖子的禿頭。他們知道他很會挑剔，很會給人找麻煩。前幾天，就是因爲這姓黎的嫌東嫌西，又說招牌的邊擦花了，又說招牌的角頭脫了漆，要他們拿回廠修補，害得他們辛辛苦苦地跑多一趟，還因此受了頭家一頓氣……還好，黎先生出聲了——

「掛起來，寫着十八號貨倉的這一面招牌就掛在這道牆壁上，這間就是十八號貨倉。」黑手的工人迅速地架好梯子，爬上去。

「高些，高些。」

招牌裝得幾乎與屋簷一般高，黎先生才算稱心滿意。但，另一面寫着「R銀行貨倉」字樣的較大的招牌，該掛在那兒呢？該找個更注目的地方啊！黎先生愁眉苦臉地思索一陣——

「嗯，你們來，把牌裝到這裏來。」

三人踱出院子，姓黎的指指院外正門旁邊的短牆。他想得很週到，牌子一旦掛到院子外邊來，不明底細的人看了，豈不是會以爲這裏面的貨倉都屬於R銀行的。但有誰料到，正當他們想

要裝置招牌的時候，右邊S銀行貨倉那兒，閃出個滿臉皺紋的漢子，看樣子，是S銀行的高級職員吧？

「喂，慢點——」

他喊住了工人和財副，接着跟黎先生交涉。爲了替自個兒「服務」的銀行爭光，這兩個人都認真地沒好聲好氣地爭吵起來。

「這裏的貨倉都是你們的啊？要把你們的招牌掛在這裏，有這樣的道理？有這樣便宜的事？你們出錢租地方，我們就不用錢租？」

「有什麼不可以？關你的事，用你管？」

「什麼？你這麼野蠻。」

一個掙紅着圓腦袋，一個拉長着滿是皺紋的臉……

鬧了好久，終於黎先生自知理虧，打消了在院子外頭掛上「R銀行貨倉」的招牌的念頭。走回來指定了貨倉粉牆的一個位置，任由那位黑手工人去忙。自己却悄悄地站在一旁，滿肚子氣，臉一陣紅一陣青。

半晌。

「黎先生，招牌裝置好了。」財副客客氣氣地向黎先生示出一張單據：「麻煩你簽個名，好讓我去收錢。」

「簽名？」黎先生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悶聲悶氣地反問。

「嗯，簽名。」

「到我的奧非士（辦公室）去，我才簽給你。」

「隨便簽嘛，這邊……」財副陪笑着。

「這邊——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怎麼簽？」黎先生扳起臉孔，準備來個破口大罵了。

「……………」

財副不敢自討沒趣，快快地奔走開，腦子儘在想：簽個名有甚麼大不了？要在冷氣的辦公室才肯簽，好大的架子，還不是分明有意爲難？幾十塊錢的東西也要這樣地來爲難……

財副賭氣地把那本單據大力地擲在車座底下，大力地關車門。

——砰。

黑手工人坐在他旁邊，好意地望望他。

（一九六二年四月）

車廂的傳奇

從花草樹木看來，這醫院像公園。從縱橫交錯的柏油路看來，這醫院像小市鎮。一幢幢擁有一兩百面窗子的病房，使得這醫院像「住宅區」；而「手術室」、「化驗室」、「停屍房」等現代化設備，又使得這醫院像「工業區」。

經過候車人不斷地打了各種手勢後，一輛巴士終於在醫院外頭的車站煞住，吐出幾個人又吸回幾個，然後，似乎是已經把乘客「消化」了，它吐幾口黑煙，一下子快一下子慢地開走了。

上來的乘客當中，有個年約五六十歲的男子，身穿一件有袖背心和一條深褲襠襠褲腳的西裝長褲，右邊褲腳還特別捲起幾寸，這一來，使得本來像「朋」字形的褲子變成了「明」字形。這褲角下面赤着一隻腫得紅紅黑黑的腳，那帶膿帶血的創口塞着棉花，剝地看來，倒像這隻腳患了一種出產棉花纖維的新奇病症。他的腳在車階上顫抖了老半天，害得背後兩位時髦青年一直在抓住車外的左右窗框，各自伸一隻腳到車廂外。這兩位青年都有金筆和金錶，頭髮也都梳得像他們的皮鞋那般亮。他們好像是這老頭兒的保鏢，上車後，就坐在老頭兒的身旁。

「的，的。」

售票員走過來，並不說話，只是把手中剪票的夾鉗捏了兩下。剛才是腳發抖，此刻輪到手發

抖了，老頭兒定着眼張着口伸着舌頭一個勁兒掏錢包，拿出來後，還經過了幾重手續。解鈕扣啦，開拉鍊啦。片刻，拿出一枚晃亮的兩毛錢銀幣。

售票員一接過錢，快手快腳地剪了兩毛錢的車票。

「角半。」到了現在，老頭兒才出聲。

「……」

「什麼？你剪兩角的票給我？」

「剛才你爲什麼不說？」

「你亂來，人家要角半的，你剪了兩角。你無心肝，人家……」

老頭兒連珠炮地嚷起來，像一隻小公雞；同時他全身顫抖，又像一隻小公雞跌在水裏。他首先提出了兩個結論：（一）售票員「亂來」。（二）售票員「無心肝」。而後就這兩個結論舉出一項重要的事實證據：「人家要角半的，你剪了兩角。」

「算了，算了……」倒是售票員「鳴金收兵」。

「什麼算了？」老頭兒却誤會了他的意思。

「算了，算了，我還給你，五分錢，沒什麼大不了。」

等到售票員「無條件投降」後，這位勝利者才莊嚴地沉默。他身旁的兩位青年一直帶着一副聰明人所有的微笑。

車廂內，有不少的廣告與標語。廣告當中，有宗教雜誌、止咳糖、牛奶粉的廣告。有一條紅色的「三八綫」，將車廂分成不均的兩截。一截寫着「禁止吸煙」，另外一截則寫着「請吸煙」。而車前車後均同樣有「提防扒手」的標語，來加重乘客的「精神負擔」，來爲難那些「神經過敏」以及「神經衰弱」的乘客。無論是廣告還是標語，都一律採用華巫印英四種文字。

老頭兒微微閉目，顯然是在養神；他的坐位是屬於「禁止吸煙」的範疇，他却點上一根香煙吸了一口，煙一縷一縷緩緩地從那黑色的口中溜出來。由於他的抽煙，以及售票員的默許，使人發現了法律與人情並不相悖的秘密。

這時，其中的一個年青人向他的搭檔碰碰手肘，使個眼色，並且塞來了一個錢包。搭檔接過錢包，忙車轉半個身子，背着老頭兒，半公開半秘密地辦他的手續：解鈕扣啦，開拉鍊啦，他掏盡錢包的紙幣銀幣，然後將錢包交還給貼近老頭兒的年青人。

老頭兒還在閉目養神，煙還源源地从黑嘴中飄出，那青年於是想出了一個花樣，想開開這老頭兒的玩笑；他輕輕地將那有鈕扣有拉鍊的錢包放在老頭兒屁股邊緣。

「阿伯！」他搖搖着老頭兒的肩膀，把老頭兒搖得拼命地眨眼，隨後，他指一指坐位上的錢包：「錢包！」

「哦，哦。」

老頭兒連聲應着，身手突然敏捷起來，拿起錢包趕緊往褲袋裏塞。他以浸淫着感激的一雙溼

眼望着這路不拾遺的青年，噴着煙細聲說：

「謝謝你。」

青年回答他一個禮貌的微笑，隨後轉過頭去跟他的同伴咬牙根。

「多少？」

「十五塊三角半。」

巴士突然在紅燈前熬住，車上的人於是都不由自主地向車前倒。

「哎唷。」

老頭兒紅紅黑黑的腳，猛地被那發亮的皮鞋踩着了，痛得他殺豬般直叫，方才浸淫着感激的眼睛，如今却浸淫了淚水。他本想清清嗓子來個破口大罵，但一想到踩他的痛腳的就是他衷心感激的青年，終於理智戰勝了感情，而把冲到嘴邊的粗話隨着廉價煙隨着口水往肚子裏吞，他只是不斷地吹氣：

「唏——噓——呼——嘩——噏——」

「Sorry, Sorry。」

巴士在一個車站停下來，而這兩位青年忽然想下車，於是一起下去了，其中的一個還打着影片Hatarì主題曲的唿哨。

（一九六四年十月）

親戚

(一)

車前的玻璃，嵌鑲了新的部份街景。但唯一能吸引他的，是人行道上的兩幢背影。

「唔，真的是她，另外一個，大概是……」

他下了判斷，又定了主意；於是，擺過了車盤，放了油，就靠着路旁煞住。就在這一分鐘，腦際里還產生一個不大不小的新問題：「該如何稱呼她更爲妥貼呢？劉海嫂？嗯，不，不，以自已跟她同鄉的關係，對了，還是堂姐弟的關係顯得親密，就這樣。」

探首出車窗，邊招手邊招呼：「阿桂姐。」

阿桂姐墮着個大髮髻，長了滿身肥肉，任誰都會因此疑心：「這堆肉團到底有沒有骨頭？」經過一陣寒暄客套，更經過了介紹，這時，他才知道那另外一個；大眼、豁齒、禿髮，滿身皺紋的，喚着七婆；也知道七婆慫恿阿桂姐把兒女分別給齊天大聖、觀音大使做契仔契女；更知道今天初一，她們倆要到齋堂食素。

「呃，橫豎我有空，也順路，我載你們去，好麼？」

推却一番，也究竟依了。

一條街，又一條街，過去了，過去了，假細心的應酬話，也一句句說盡了，氣氛融洽夠得適宜談正題，但還需要挖盡心思先行提高自己的身價，還需要顯得那麼傲岸、不屑；又那麼和氣、熱誠。

「包伙食的工作實在不容易，剛才，去冷藏公司，又跑了幾間大雜貨店，定購了兩百磅牛肉，還有些罐頭什物，費用可真大，幾樣東西，就是整千塊吶。」

但是，後座的七婆，漫不經心地打岔：

「阿吉哥，你真本事！」

「什麼話，什麼話，找兩餐就是了。」

他應付了這個滿身皺紋的，忙着回來原本的話題，自己一心追逐的目標。於是，再與那個滿身肥肉的扯談：「我準備把工作交給我們的堂弟阿俊，對熟人我才放心，也好給他去發展，我自己，嗯，想找人合夥，做衣料的生意，布莊我熟悉，只差一時找不到一個可以信任的搭檔，參加股份……」

迅速地瞟了車鐘，不出意料，阿桂姐通紅腫腫的臉，油光拌上一層新的光澤，在沉吟着。顯然，他已成功地挑逗了她的貪婪慾望：

「做衣的生意？」

「嗯，只要做開來，生意過得去，利潤很可觀的。」他有這麼一套：耐心與平靜，耍了各樣花招，看看魚兒受着誘惑，吞了餌食，就上鈎了，他還是那樣鎮靜自若，從容地，慢慢地……

「敢担保，一定賺，扣了店租水電各樣雜費，找女工車『水貨』，工資可以很低，兩三塊錢，做到夜晚，論件的話，只角多兩角錢，資本無需很多，布料可以賒借。」

阿桂姐早已被說得飄飄然，被這幅美麗的遠景迷住；針車不停地跳動，一疊疊布匹，一疊疊鈔票，布匹在針車飛轉，鈔票也在針車飛轉；針車轉，布匹轉，鈔票轉，在腦際旋轉旋轉……半晌，才勉強平靜地問：

「資本約莫需要多少？」

「我手頭有一萬，還差一半。」周吉沒有正面回答，驀地在斑馬路綫前停住，有個老頭慌張地走過。

他想想，唔，時機的確成熟了；才裝得漫不經心地說：「這個社會複雜，到處都是老千，不找熟人或親戚，容易上當，啊，對了，阿桂姐，回頭麻煩你代我問問劉海哥，看他有沒有意思，做點……你想死啊，嫌命長……」刺耳的 horn 了幾响，滿口泡沫地朝窗外罵將起來，路上有個老太婆青白了臉，傻愣住。

「走路不帶眼。嗯，駛車最怕就是這些老傢伙，唔，對了，如果劉海哥有意思做點小生意，啊，參加一份，那就好了。」

「這個……要問過阿海……」

「當然，當然，改天有空我一定到貴府拜訪，再從長計議。」分明地，他的計劃已大部份成功了。「要問過阿海」，這只是一句需要說的話。

他心目中，油然地浮泛着劉海的鮮明形象：滿臉愚昧與遲鈍因而顯得老實，略微的駝背因而顯得謙卑，細小的下巴，乾脆說就像沒有下巴，一束稀疏的鬚鬚，道地的是個沒主見的人物。

尤其是他的過份善良。因此周吉明白，只要打動這個滿身肥肉的，就行了。

「到了。」

她們看看車外，果然，目的地到了……

(二)

一萬塊錢，對一般工人來說，顯然是個驚人的大數目，但，對同樣是個工人的劉海就有點例外，他有一筆相當的積蓄，一筆靠雙手掙得的積蓄，只是「禾桿掩珍珠」，曉得的人不多，但，對同樣是外人的周吉就有了例外，他曉得。

劉海存有一筆錢的理由，就像一字般簡單，他不賭不嫖，沒有任何嗜好，培養了許多出於善良的恬淡習慣，在一家報館當排字鑄字頭手，一當就這麼二三十年；由於他工作的漫長年月，由於每年加薪的文明制度，薪水像滾雪球愈來愈大；夜工，禮拜天的工作，他都隨着報館的需要而一律幹；能夠整年累月工作，並不是因為他身魄強壯，並不是他超人地不會疲倦，而是他沒有嗜

好，包括了休息與享受的嗜好。從人生的許多事實可以概括出這麼個哲學理論，人是爲了打發時間，打發空閒帶來的空虛無聊，才通過智慧發明了許多有益或有害的嗜好；而離開了嗜好，剩下來就是一片空白時間與空虛無聊……

因此他有一筆積蓄。

至於周吉會例外地窺見這位善良、無嗜好的親戚的真實經濟情況，應該是由於他的機智與眼光；可說是聰明，也可說是奸猾。

周吉的高明，阿桂姐的貪婪，劉海的善良，這三個因素，順利了那個合股生意，於是，開張了，營業了，果然；針車不停地跳動，一疊疊布匹，一疊疊鈔票……

(三)

從歷史故事，我們知道封建地主逼佃戶還租時，呼擁着爪牙打手；從現實生活，我們看到放高利貸的猶太人上門討債，總是手持着一根文明Stick；當我們明白這其中因由，我們就全樣地明白阿桂姐爲什麼需要兩個「朋友」陪伴。

「劉浪平。」阿桂姐艱難地立起身，抖得滿身肥肉儘動彈，從小聲到大聲，開始不客氣地連對方的姓的名都一齊吶叫，還重重地拍得檯上的剪刀布料針指什麼的都跳將着：「以前，看在你跟阿海是叔侄關係，借錢給你，因爲這種關係，不催你還，但是，前兩個星期，我叫蘇蝦上來，叫你替蘇蝦、阿海，兩父子做幾條袂，你居然食碗面，翻碗底，居然托手睜不做，幾天了？不向

你要現款了，賞臉給你了，不是叫你白做的，我們，你欠五百塊錢，欠我們，現在，怎樣算，也還有百來塊，你想賴賬？」

「不，不，阿嬌，阿嬌，我是手頭緊，那敢……」劉浪平，就像他叔叔，略微駝背，細小的下巴；胆怯的他，加上看到嬌嬌帶來的兩位「朋友」吊着煙、戴歪帽的兇悍形象，細小的下巴儘戰慄着，把話說得斷斷續續：「生意，不好沒錢，買布料過幾，天收到些，錢我就下坡買，布料就馬上裁，替阿海叔蘇，蝦做……」

她相信他的是的確話，但她不明白，針車的跳動，竟會沒有一疊疊布匹，以及一疊疊鈔票，而自己與周吉開的那間，却能夠有。但她不希望她所不明白的這件事實有所改正。

看看的確是掙不到油子了，她才悻悻地翹着渾圓的大屁股，連兩位「朋友」先後三人一搖三擺地走出店門。

桌上三杯逐漸冷却的咖啡烏，依舊滿滿的……

柔婉的感情與個性，使他不能去想像親戚之間竟會存有這麼殘酷的事實，這麼地反目無情，而原因只是爲了幾個錢，只爲了自己生意冷淡，窮困潦倒。

向來，他只以爲糾紛爭執，是因爲雙方堅持不下，但現在，但事實，自己委屈求全，好話說盡，居然，賺取的是對方愈發冷酷兇惡，聲勢洶洶地，「人」就是這樣的麼？「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麼？

他心里還殘存着站在她兩邊的彪形大漢的形象，一個睜圓三角眼，一個暗暗地捏緊斗大拳頭，要是，就那樣送一拳過來……

他不寒而慄地摸摸細小的下巴，摸摸凹進去的細小胸脯。

店內靜悄悄地，只有玻璃櫥里的假人，穿着畢挺的西裝，滿臉春風地，向他微笑。這，到底是同情？還是嘲笑？

這個沒有血肉的人，笑，應該是沒有意義的。

(四)

就在劉浪平把裁好的西裝袂送來，付清全部欠款的那天——
阿桂姐店里的夥計，氣急敗壞地跑來，直喘着氣報告：「阿吉哥，挾款逃了，店里，幾個布莊老板，來了，討債……」

(一九六〇年四月)

追與逐

(一)

一格格圖案，聯成牆壁上的飾帶，線條是那樣地簡單，彩色又是那樣地平淡。

柱子，那粗笨的方形柱子，經過灰水的粉刷，白得令人感到氣悶。筆直的、平滑的；沒有凹槽，沒有卷花。

尤其是窗外的夜空，就直像塊墨布。

單調、單調、單調……

岳志羣索性倒在椅背上，伸直兩條腿，把桌下那對簇新的皮鞋壓得扁扁的。想要捧着頭讀書嘛，心却一個勁兒地胡思亂想，只覺得擺在眼前的只是些白紙黑字，他不能理解字里行間的意義，其實說真的，他也不大想去理解。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過去了，這個晚上，他儘是東張西望的，他瞧遍了這一帶的成晚伏案的黒黑頭顱，也毫無遺漏地打量了時而從他身邊走過的人。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岳志羣這時再定眼盯住斜對面的那位女同學——秀茹，她還是老樣子，一動不動地溫習功課。她那一頭的秀髮，那一臉的端莊。岳志羣費盡心機跟踪她，接近她。她來圖書館，好，他也來；她坐那個位子，好，他也想盡辦法找個最接近她的位子來坐；

除此以外，岳志羣用心良苦地故意找些學業上的問題走過去向她「請教」。唉！世界上竟有這麼冷酷的女孩子，她除了一本正經回答你的問題之外，却不多說一句話。

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岳志羣想啊想的，對了，也許是她私心嫌我為人輕俏，口多手多，尤其是他喜歡跟幾位志同道合者溜到女生宿舍胡鬧，敲她們的門啦，踢她們放在門外的鞋啦，向她們作鬼臉啦……想到這兒，岳志羣似乎又有些懊悔了。

夜了，人逐漸少了，秀茹却依然在伏着頭，時而皺皺眉心，時而嘴在噙動，似乎在呢喃些什麼。

打從裏頭走出一個人，夾着幾部書，到了秀茹身畔却停下低聲招呼一聲：「秀茹！」

沒有表情的臉龐有了表情，是一個淺笑。當那人企圖跨步再走時，却被秀茹用手勢招回。秀茹把翻開的筆記推過去，用紅藍鉛筆指點着。那人半屈着身子，兩人於是低聲地交談。

「希臘悲劇家阿斯齊洛士的戲曲據說有九十種，你記爲三十種；沙福克里士的戲曲據說有一百多種，你却記爲兩百多種……」

「我的筆記時常弄錯，真糟糕，」秀茹赧然地抬頭望着對方，又若有所思地說：「的確，我的聽覺有毛病，教授的話時常聽不清楚。」

岳志羣早已認出這半屈着身的人，正是班上的同學陳勤，媽的，這傢伙，搗牆腳……。陳勤下意識地伸伸腳，却絆到一位恰巧走過的學生，那學生向前踉蹌了幾步，總算沒跌倒。

陳勤慌忙地連聲道歉：「對不起，對不起。」

「不要緊。」對方笑笑，點點頭，走了。

片刻，秀茹收拾了桌上的書籍，和陳勤並肩地走出圖書館。

迎臉吹來一陣涼快的夜風，夾帶着一股茉莉花的香氣。陳勤與秀茹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阿斯齊洛士是怎樣死的？你知道嗎？說來很有趣，有一個傳說，說他晚年的時候，在一次雅典的戲曲競賽中，第一獎被他的後起者沙福克里士奪走，他一氣之下，跑到西西里去……」

秀茹在默默地踱步，默默地聽陳勤講「野史」。

「在西西里島上，阿斯齊洛士過着隱士的生活，他是禿頭的，這樣，有一次，有一隻大鷹，誤會了他的光頭是一塊光石，於是，把牠所不能啄破的龜壳，丟在他的頭上，這麼一來，他的頭被……」

「這樣，他的頭被打破了。」秀茹搶了他的話說。彼此相望一眼，都撲嗤地失笑起來。

天空像塊墨布，却又意外地有了紅雲。看來，這下半夜會下雨。

他們倆誰也不知道岳志羣這時還逗留在圖書館里，也許是覺得鼻塞吧？岳志羣掏出風油，擤着鼻子，並且咬着牙齒。

(二)

下課鐘響過後，學生們從教室的兩道門蜂湧出來。陳勤剛走到走廊，肩膀却被人輕輕地拍了

一下。

「你！……」

陳勤回轉頭去，一看，竟是個陌生人，他不禁有了狐疑。

「哦……我……」來人乾脆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並排地走：「來，我們喝杯茶去。」

陳勤仔細地望着這位不速之客；那張臉滿是橫生的肉，橫肉中擠出一團過大的鼻子。他想起來了，來者是別系的同學，是岳志羣的「同路人」。

「什麼事呢？到底——」陳勤感到愕然。

到了餐廳，叫了兩杯茶，悶葫蘆打開了。

「對不起得很，陳先生——」

「……」

「嗯，小事，小事，我是想麻煩你表示表示態度，啊，對了，我是岳志羣的朋友，是他托我來跟你老兄攤牌一件事，一件小事。」

「什麼事？」

「嗯，我是喜歡快人快語的，前天晚上，在圖書館……」

這時，陳勤恍然大悟了，原來是岳志羣在單戀着秀茹，因而懷恨自己。

「陳先生，喝茶。」滿臉的橫肉居然也能夠擠出一絲笑意，這笑，使得這張臉龐變得奇形怪

狀。

「手勢，暗號；他的手勢，他的暗號……」陳勤是個老實人，但也曉得黑社會里有這麼一套，於是心寒了一陣。

「這里，我冒昧地問陳先生一句：你是不是也喜歡秀茹？」

「無所謂喜歡不喜歡，我們只是同學，只是朋友。」

「同學？不錯，你們是同學。朋友？哼，陳先生，別說孩子話了，男女之間會有朋友？」那人跳動一下濃眉，追問下去：「我再問你，你是不是也在追求秀茹。」

「嗯……」陳勤偷眼看看那張凶狠而又陰險的臉。這樣的人，會是學生麼？不，他就是十足的流氓！不，不，他是流氓！也同時是學生！想到匕首，想到鑲水，他更加害怕了，聲音也開始顫抖：「沒有的事，你想想，我跟她都是從同一個地方出來讀書的，自小我們就認識，來了這邊，談起話來，自然也多些。」

「那就好辦，陳先生。」對方推開了茶杯茶碟，一面又來一個惡意的笑：「事情是這樣的，老岳，嗯，就是志羣，他跟秀茹很有些緣份，也合得來，不希望有第三者從中作梗，妨礙他們倆的私事，哈，其實，我也相信，前晚在圖書館的事只不過是一時的誤會，好，現在，事情總算解決了。我們大家都是同學，我跟志羣又是要好的朋友，當然不希望爲了一些小事影响友誼。」

「……………」

「當然哪！要是你老兄早已跟秀茹搞了戀愛，我們可要成人之美了，哈！」說完了風涼話，那張滿是橫肉的臉突然一黑一沉：「現在，沒問題了，希望你往後能識時務，——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他強調地重說了一句，站起來，斜眼瞪着呆若木雞的陳勤，一壁不調和地拍拍他的肩膀，才揚長而去。

陳勤只覺得滿天星斗，天旋地轉，那張滿是橫肉的濶臉，滿臉橫肉上的那團大鼻子，慢慢地，他恢復神志，定眼一看，不是濶臉，不是大鼻子，却是壁上的圓鐘。

「這節課趕不及上了。」

陳勤走出餐廳，思潮在翻騰。

「學校裏頭，居然有這類的事情發生！」

「算了，我跟秀茹只不過是同學，只不過是朋友……」

他終於平靜下來。

(三)

餐桌上，儘是些狼藉的杯和碟，儘是些茶漬和烟灰。此外，在餐桌的一角，是擺成「工」字形狀的三個空烟盒。

岳志羣他們高高低低圍坐着，時而又前伏後仰的。

喝茶、抽煙，在煙圈中，誰都一樣地拿着一根香煙，誰都一樣地張開兩片粘着褐黃色奶茶薄

膜的嘴唇，放開喉嚨說話，放開喉嚨笑。

胖子陸一德正在表演他的吸烟技術，他鼓起圓圓的腮，圓圓的嘴，把點燃着的一端銜在嘴里，却讓烟屁股露在外頭。

「噓——」

餐廳那頭的一道門，走進來一位女學生，肥頭大耳的，抖動着一身的肥肉。

「King Size——」

「陸一德，」那個滿臉橫肉的，用手肘撞撞他身旁的表演者，閉閉右眼說：「你有半斤，她有八兩，正好一對。」

所有的眼睛又轉回來看看這個胖子，陸一德圓圓的額，圓圓的臉，圓圓的下巴，被羞得紅通通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居然有人引用了詩經裏頭的一句。接着拍了一下桌子，把架起「工」字形的三個空煙盒弄倒了。

「傢伙——」胖子陸一德低聲地回一句，算是解嘲。

另一角，有人開始捉弄岳志羣。

「老岳，講講，你的『一杯水』！」

「哈，志羣的戀愛哲學：『一杯水主義。』」

岳志羣吸了一口煙，慢條斯理地噴出一個個煙圈。
「不，不，我的愛情是柏拉圖式——精神戀愛。」



（一九六三年六月）

畢業以後

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經回到了家鄉。火車的嘈雜，旅程的勞頓，都過去了，但是他的內心却依然有着一份惆悵。

家鄉，是的，這裏就是曾經孕育過他的家鄉。家鄉，她改變了，顯得憂悵，顯得憔悴，然而他却一下子認得。他對她的辨識，與其說是靠視覺，不如說是靠純粹的感覺。他離別家鄉，又有兩年了，過去每一學年的假期他都回來，手提着行李，帶着愉快的心情，而弟妹早已遠遠地向他招呼，向他跑過來；但自從畢業以後……唉，兩年了。

當他第一步跨進家門的時候，他是多麼緊張又是多麼窘啊，家人都爲了他的悄悄回來感到愕然。片刻，母親走近一步說：

「瘦了！你——」

「……」他不曉得應當如何回答。

「工作辛苦？」

「……………」

「還沒找到職業？」母親注意到他的難看的臉色。

「……：嗯，沒有找到。」

「算了，算了，慢慢來吧，工作是工作，讀書是讀書。」父親年紀雖然大，可相當開明。

得知了他回來的消息後，緊鄰們都趕趟兒地過來問長問短。頃刻間，這間陰暗潮濕的山村雜貨店，儘是人。而在店門外，更有十來個孩童好奇地窺探着。但他所注意的，却是母親這時的眉宇間的隱憂。

他把難以啓齒的年來的潦倒落魄生活實況說了，使他難受使他尷尬的場面也過去了。如今，他總算能夠平靜地生活。

「海鷗。」

他的視線偶而地落到書櫥的上格，通過玻璃，他見到一尊海鷗的瓷器塑像，曲着銳利的蹠爪，伸着堅定的翅膀，也許牠正在準備一次長途的飛翔吧，姿勢是如此矯健，神情是如此的倨傲。他想起來了，這尊塑像是他送給妹妹的，有一年，那時妹妹還是一個五年級學生，他在地的大學裏收到她的信，信上說：她考了第一名，要他送獎品，就在那一年的假期，他帶回這尊塑像。一幌，幾年了，妹妹早已是個中學生，而弟弟呢，已有他一般高，個子却比他結實；由於近年來店的生意不好，他離開了學校，成了一個精練能幹的割膠工人；只有他……：他又想到自己了，是的，一家子都在忙碌，都在奔波，只有他自己，却始終游手好閒。

書再也看不下，他索性把它閣上。走到後門，下了那三級石階，是一塊小園地。這裏有着他

在家時培植修剪的花草，有着他兒時種充韌韌的小樹；花草，小樹這時都在斜陽下閃爍。

他信步地沿着籬外的黃泥路，走過別人的家門，走到街場。

「大學生，嘿，回來包江魚仔。唉，讀書……」

「話不能這麼說，看你讀什麼書？」

「唉，讀書……」

他突然發覺離他脚跟相當遠的茶攤里，有人在議論他。他不明白，他居然能夠聽見他們的低聲議論。是的，由於近年來的失意生活，使他變得分外敏感。他站定腳，直着耳朵聽，那兩個人這時却又轉了話題。

在小地方，一個人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逃過旁人的眼睛的。何況，他是本地的唯一大學生。何況，他的突然歸來。他臉熱熱的。他覺得自己成了衆目睽睽的目標。下意識地，他加緊了腳步。

他在冒汗，他在喘息，耳際縈繞着方才聽到的話。

「大學生，包江魚仔。」

「大學生，包江魚仔。」

「……」

唸了十幾年的書，算是白唸了，沒有出息，沒有用場，勞力的工作不能做，也不敢做，勞心

的工作嘛，却又沒有得做。以自己的家計，以自己的環境，千里迢迢地跑去唸大學，真可說是全盤的錯失。書唸多了，苦悶多了，手脚軟了，只換來一張文憑和一個面子，文憑使他身份改變，面子使他有了畏縮。

他用力搖搖頭，似乎要擺脫這些思想的壓迫。他在一道澗水前面蹲下身子，水聲是這麼清脆，在清澈的澗水里，有着纍纍的卵石。啊，這些卵石，這道澗水，正附麗着他童年的回憶。

十多年前，也是這一道溫水，也有這些個卵石，他和他的好多伙伴到這兒來嬉水，來檢漂亮的石子，來捉在石縫中竄游的小魚。清澈的澗水聲中混和着他們稚氣的叫嚷稚氣的笑。如今，他却像個人生戰場上的傷兵回來了，來到自己的家園，回到童年遊玩的地方，伙伴們都走散了，各奔前途。啊，告別了，美麗的童年，告別了，親愛的伙伴。

鬱鬱的樹色中有了茫茫的暮色。天要入黑了。

寧謐、寂靜、和平。

驀地，傳來一陣擊鼓聲，接着是引吭高歌，回教堂在做黃昏的祈禱。

他覺得納罕，這山坡，這附近一帶，並沒有回教堂，却有了這祈禱聲……

的確是祈禱聲，他驚醒了。額頭有汗，手發冷，剛才，他夢見家園，夢見父母的白髮，夢見粗壯結實的弟妹。一切就只是夢。

高昂而又冗長的祈禱聲劃破夜空，飛過人家的冰冷的屋頂，顯得淒涼，附近的回教堂在做侵

晨的禮拜。

翻來覆去，始終無法入睡，他睜着眼睛看着房里的一片黑暗。一年前，在畢業典禮中，他穿了禮服，戴了方帽子，與同學列隊慢慢地走在貴賓面前走一圈，當時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同學們都紅光滿臉，喜氣洋洋，想到錦綉的前程，想到美麗的將來。

很快地，他們的理想幻滅了，尤其是他，儘管做了多少次的努力，竟連一份普通的工作也無法找着。他逐漸認識到現實是殘酷的。

早些時，他對殘酷的現實還有熱烈的牢騷，他曾在自己的日記上寫着：「我最怕等待，但我偏又在等待中生活。」

他等待一份職業——以他大學生的資格，以他的文憑，以他的方帽子，以他一年多的等待。寄出去的申請表格，如石沉大海，拜託人求職，也只能換來一個搖頭，一聲嘆息。

到了現在，他連發牢騷的熱情也喪失了，他學會了冷靜，冷靜地生活，冷靜地等待。

他沒有勇氣回家，更沒有勇氣向家人要錢，這麼一來，他只得當當家庭教師，賺取雞零狗碎的生活費用，找了幾個還算知己的工人朋友合租一間房，總算兩餐一宿解決了。

說到當家庭教師，也夠苦的，孩子不笨，成績不差，家長們是不願意請家庭教師。他就教到一個又笨又懶的學生，有一趟，他教歷史，課本上明明寫着——

「宋朝民族英雄岳飛——」

「宋朝的民族都是英雄——」

學生却亂噉一通，氣得他發紅發紫。但，逐漸地他習慣了，他學會了冷靜，冷靜地教書，冷靜地拿錢。

他躺在帆布牀上，一個勁兒地瞎想，眼角不覺有了熱淚。這時，他不但覺得房間異常黑暗，他還感到氣悶窒息，房子似乎在慢慢縮小、小、小……又似乎有甚麼東西緊壓着胸膛，頭腦要爆炸了，身體要爆炸了。他想掙扎，他想呼喊。

同房伙伴都睡得很甜很香，他們都在一唱一和地打着响亮的鼾息。不知是誰，轉了一個側身，一壁噉着口水一壁胡亂地說夢話——

「要不得——溫情主義……」

他打了一個寒噤，覺得這夢囈似乎是在針對着他。爬起身來，摸黑地走到窗前。黑暗，雖然可怕，但隨着光明而來的奇形怪狀的影子，也是一樣地恐怖，他猶豫了一會兒，始終沒亮燈。推開那半掩的窗子，探首窗外。

天色逐漸亮了，有着無數的黎明前的寒星。吹來了一陣風，他又一次地打寒噤。

在灰澹的天幕下，隨着微弱的星光，他想到茶攤里的冷冷的臉孔，想到母親眉宇間的隱憂，他害怕想下去。經過了一陣子的矛盾，他到底下了決心——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頭倚着窗框，雙手攔在窗櫺，他想起那預備長途飛翔的海鷗，牠的銳利的蹼爪，牠的堅定的翅膀。

——後門的石階。

——家園的花草。

——澗水和卵石。

「安穩地睡吧，伙伴們，天一亮你們又得辛勤地工作了。」他回轉頭來望着伙伴們橫七豎八的模糊身子。

「也祝福我吧！祝我勇敢地生活下去！」

（一九六三年七月）

沙與死水

(一)

浮腫，臉色青青黃黃的設計師：梁文墨，把上半身掉在椅背上，搭着腳，改換個姿勢，聲音更低地說下去：

「最要緊的，要能吸引人，看什麼最時髦的，最新奇的，就拿來設計。」
他，邊說邊偷眼看看矮腳虎于駒，辦公室的冷氣使他感到些寒意；但是他認為這個時刻不宜戰慄，應該致力表達他這行所需要的風度，於是，捏皺着肥碩的臉龐。

在結束這話題的大前提後，清清嗓子，詳端着自己設計的紙裱模型。

「這樣式，我是根據，呃，美國火箭，呃，擎天雷神；這次慶祝自治博覽會，我們是必需弄得堂皇，攤後面和裏頭都可以隨便些，門面可得認真了。」

伸直姆指食指，比着模型的高度：「高六十九呎，上頭掛着串球，代表人造衛星；這個，于先生，你以為怎樣？」

于駒的上唇向上翻，下唇向下綻，眼睛一眨一眨地。

去年，大世界工商業展覽會攤位設計比賽中，公司就是靠了梁的賣力，得到代理美國貨所有

商店的冠軍，佔了鰲頭。矮脚虎本已閃滿油光的臉，這一來，益發通紅光亮，映映這位設計師。沉思一陣，他點點頭。

幾個禮拜的時間，工人每天做到深夜十一點的勞力，火箭樣的怪物，倒像瘦嶙嶙的僵屍骨體，在夜的海風裏搖搖擺擺，條條鋼纜拉得緊緊，在風的虎虎聲裏噉噉號响，抬頭看天，這火箭十足像向旁邊倒，身上的片片金色鋅片閃爍着寒光。

火箭的腰身，還有幾塊地方空曠着，漏出點點星光和月亮，偶而，一兩片雲飄過；就在那兒的架子上，彎着，直着幾條影子，一片鋅片拿在手，却像一面旗子。

「昌叔，小心吹你下去。」

站在左側，吊在半空的阿方，下巴在發抖，差點沒能把這句打趣的話說完。

黑鬼昌沒答腔，祇儘力壓緊空格上的鋅片，上羅絲釘，但鋅片總是沒頭沒腦地來回打着鐵架，似乎連它也顫抖。

「唉，沒法子，不能吶。」黑鬼昌嘆口氣，把手鎚與「羅絲派」都塞進褲袋：「炮仗頸，接啊，注意啊，邊很鋒利。」遞了鋅片給站在腳下的「炮仗頸」阿豹；呢呢喃喃，咕哩咕嚕地走下架子。

距離博覽會開幕日，只有個來禮拜；於是，各個攤位都儘忙着，黯晦的燈光下，聲聲鎚聲，夾着一兩句嘲笑或咒罵，時而有燒杆的朵朵火花，點破這個迷濛的黑夜。

風更大，一切都被吹响着，黑鬼昌剛停止唏噓，點上香烟，烟頭的紅點，映出他這張黧黑而枯槁的臉。像一般中年人那樣，深信自個兒已經歷盡滄桑，微微泛上一絲世故的苦膩的笑。

面前，驀地刹住一輛大型汽車。

手急眼快的炮仗頸，見鬼似地，搶步趕緊拿起漆掃與漆桶團團轉；一直勁兒蹲坐在一隅的阿光，倏地站上來，指東劃西，手裏還抓着鐵鏈，故意提高聲音向上嚷：

「阿高，把纜拉緊些；火箭旁邊的幾粒燈炮破了，快，阿根，上去換，怕麼？只要不往下看，就不會抖。」

阿根恨恨地瞟他一眼，惡意夾帶輕蔑地說：「死剩把口，有本事自己上去……」

嘴裏是這麼說，到底，還是帶着燈炮跨上架去。

這邊，車門開了，跳出矮脚虎，老板娘的牛大腿也垂到車身外邊。

「黑鬼昌，做好了？」

「沒……嗯，風太大，沒法子，明……天……」

矮脚虎瞪瞪這張陪笑的臉，更瞪瞪阿方低垂的頭。

慣於「托大脚」的阿光，可不懂從那個地洞霍地鑽出來，卑怯地指着阿高剛才搭上去的夏涼篷。

「駒哥，這樣，對嘛？好嘛？」

對方愛理不理，阿光可討個沒趣，但他臉皮厚，立即向車上的老板娘獻媚……

「大嫂，于太太……」

「呸，三軍總司令。」阿方、阿豹心裏詛咒着這渾號「三軍總司令」的阿光。

「誰弄破的，玻璃櫥，丟那媽，是誰？」矮腳虎八字腳地踱到攤的中央，突然，跳將起來。

「嗯，這個，嗯，本來是這樣，大概是搬的人不小心……」要一個工人撒謊就像要一個騙子不撒謊同樣的困難，因為都同樣地違背他們的一般習慣；阿高說話本來就不流利，現下更顯得口吃，胆怯地，囁嚅地，總算把話講完，依然站在半空裏的鐵條上，嵌着公司的英文名字，一隻腳板却紮了一大包的。

明明是今天下午，他從十多呎的木架上跌下來，腳碰到玻璃櫥的一角，皮帶肉地割得兩吋來長，還得以欺騙隱瞞代替呻吟訴苦。

他有家庭，有妻室，子女成行，嗷嗷待哺……

「沒法子，唉……」

黑鬼昌剪着鋅片，細聲唏噓，臉上永遠地帶着辛酸，苦膩的微笑。他在嘆息阿高的遭遇，自己的苦頭，還是所有這兒工人的命運？

(二)

差十分鐘才一點。炮仗頭就已開動電掣，刻字機的劃針，隨着兩條細皮帶抽動沒命地轉；阿

Bengkok (彎彎曲曲)。」炮仗頸彎曲着腰，拿把小鐵尺團團地度量……

「呸。」他直身碎一口，吐出那粒欖核，沒好聲氣地：「跟你一塊工作是倒霉的，這張Plan是P.W.D.的人畫的，錯一點點都不行的……」

阿方鼓着氣，滿肚子委曲，良久沒發一聲；炮仗頸牛脾氣地咕嚕一陣，才開始感到自己的過火……

「不管它吶，到時要是郵政局不要才打算，我的人就這樣……」

「三軍總司令」阿光，從另間房子越過門檻來，向他們搭訕：「他媽的，死不去的矮腳虎。噫，阿方，阿豹，明天還得出廠，洗地洗蓬。真他媽的，什麼都是梁先生的話，攤位的板要油漆：淡黃、淺藍、粉紅，要死跟他的話，淡黃油成蛋黃，都不行，說不調和。還有，在蓬頂黏四尺長的公司名字，好給飛機拍照，郵政局的古銅字不可以，過幾天還得再去，那些石屎牆，用電鑽得麻痺。剛才，麻臉譚吩咐我，叫阿根去貨倉拿貨，他死瞪着我，好像是我叫他去似的，真是，受罪受罪。不要講了，講多錯多。」

炮仗頸冷冷地向他眨眼，儘沉着氣。

「阿方，你講，我們這兒像不像市議會，分了幾十派。」……

一陣木屐聲，是吱哩喳喳出名的阿珍，人未到，聲先到：「阿豹啊，阿豹。」
「做什麼？」

她似乎剛跑完萬味賽跑，氣急敗壞的。她連喘息也得比別人大聲，額頭泌滿汗，肚子激動地一上一下：「這一包衛星臂，胖大嫂叫你們鑽洞，插入人造衛星的。」

拆開紙包，有幾盒好的樣本。

「精緻小巧的禮物。」炮仗頸照唸，哼聲道：「禮物，禮物，乘新加坡這次自治，矮脚虎又可以大打其算盤了。就好像以前慶祝柔佛蘇丹鑽禧那樣，我們拼個半死，做幾千個盾牌，他可刮了一大筆。」顯然，後幾句，是向剛來不久的阿方解釋的。

「胖大嫂叫你快些趕，博覽會開幕，就要發出去賣。」

「矮脚虎可肥死，聽麻臉譚說，每枚賣一塊錢，始終是苦了我們工人。」三軍總司令爲了表示激昂，用力咬咬口唇。

「他媽的，麻臉譚要我們明天交貨，又要賣命趕這些什麼小巧禮物，什麼玩意兒給胖大嫂，矮脚虎緊催明天出廠，到博覽會……」

炮仗頸又使牛性子了，但性質與剛才的已不大相同。其實，算來他還夠忍了，一年到頭儘是把命拼，老板無鑒地儘大量承接工程，人手却少得可憐，來來去去才這麼幾個人。上個舊曆年，連年廿九還趕夜工，年過了，還不斷趕，製蓬，裝窗簾，刻銅的銅的塑膠的名牌，做襟章，油漆，大大小小工作，加上矮脚虎、胖大嫂、麻臉譚三方面的氣，還得小心裏面的鬼頭探卒。

阿方可沒理解阿豹的沉重心情，只一個勁兒耍着紙包裹的一些好了的「人造衛星」，這玩藝

兒實在很簡單，就一個新月樣兒的帶柄銅邊，嵌着塊薄的鍍片，一彈，就翻啊翻的轉，出現一些字：

「I love you」(我愛你)

「Kiss me Darling」(吻我，親愛的)

「Majulah」(前進吧)

「Merdeka」(獨立)

還有一個裸體美女，乳波臀浪地跳呼拉圈。

博覽會開幕了，報上特輯裏有了這麼一段：

「太空時代火箭魅力

人造衛星搶購一空」

(三)

平靜表面底下，蘊藏着騷動與變化。兩個禮拜前，帶病上工的阿根，當把四方呎化學塑膠電鋸成四吋闊的條狀時，猛地孱弱不支，眼一黑，昏厥過去，一手撐着那電鋸機面，另手却攔到飛轉的鋸齒上，一陣呼不出聲的劇痛，下意識縮回手，食指到無名指，斜斜地扒大着口，隱隱還見到骨頭。他被畀入醫院，至今還沒能痊癒。更苦的是黑鬼昌，老婆行將臨盆，而第二個兒子也適齡進學校，但不知天意還是自己運蹇，矮脚虎竟不管他替公司整十年的賣命，也不因聽到他時而

的唏噓嘆息而憐憫他，突然一意將他解僱。自然，矮脚虎于駒是會敬重勞工條例的，於是照付必須的津貼，算了事。

即使如此，公司裏還似乎十分平靜。阿光、阿珍興致更高地談談笑笑。阿高，只是敢終不敢言，倒帶上畏懼「炒魷魚」的心理，更賣力加勁死幹，唯一顯得憤懣不平的，就只有阿豹、阿方了……

關了燈，一片黑充塞這房間，只有廳外頭的燈光和街燈的慘白光芒伸進來，阿方工作已整十小時了，現在趁關上最後一葉窗的剎那，深深吸口外邊夜的清涼氣息。

街上，儘是車前燈與小販的氣燈在搖幌，一條條光柱，一片片光輝，一串串光圈，交織着，行人只三三兩兩，夜帶來了些微的寧靜。

但他們還得儘忙着。

「阿方，慢點，等等。」廳外閃進阿豹，手拿着漆桶，亮了燈蹲在角落配漆。

「你開快乾漆是嗎？什麼，不，你倒的是『打賓』油，配慢乾漆的。」

「哦？差點弄錯，那罐才是『天那』。」

「天哪。」窗前那個，用雙關語順便嘆口悶氣：「炮仗頸，明天不做夜工，溜去看看阿根，好麼？又不懂他怎樣吶？」

「可以吶，嗯，剛才我下去泡茶，街上碰到黑鬼昌，垂頭喪氣的，還跟我哭喪着臉說了，他

老婆沒錢進醫院。矮脚虎，真他媽的，狗生的。」炮仗頸低聲咒罵，車轉身看看廳外：「三軍總司令就祇會跟阿珍整晚在外面打情罵俏，簡直笑面虎，心裏藏着一把刀，以前你沒來這兒做，我待不下，甘願溜到廚房阿高那兒去。」

他攪勻了漆，直起身，到那放大機前：

「就是放大這隻獅子啊？鏡子都花了，這架幾十年的東西，還沒捨得拿去修理。」

「七分大，放成四呎，真要命。」

「嗯，」炮仗頸探到他耳際，只感到臉頰一股熱氣：「別隨便在他們面前說笑，別看阿珍嘻嘻哈哈，她會在胖大嫂和麻臉譚面前說是非的。嗯，說來話長，你來不久，不曉得。等下放工，等我，有一些話要對你說，就這樣。」

阿方楞了一陣，心裏儘是疑團、納罕、迷惘。

「三軍總司令……別看阿珍嘻嘻哈哈……」

(四)

樓下辦公室還有一枝燈嗤嗤亮着。停了的風扇平空給牆壁漆了幾葉陰影，到處都鑲飾着公司代理的貨品樣式。

所有的書記與職員老早回家了，麻臉譚相信已在酒吧酩酊，或混跡舞池，逍遙自在了。這兒却是一片岑寂，只有樓上阿珍和「三軍總司令」的細聲講大聲笑，偶而撩破悶靜。

炮仗頸、阿方舒一口氣，邊擦着手上的水，打從洗盤間通過這條辦公桌擠出來的過道。

「放工了，還不願走。」阿方呶着嘴，嘴角掉向樓梯上頭。炮仗頸沒細心咀嚼他的話，只漫不經心拉了別的話題，眼睛就只緊盯着老板娘的辦公桌面：

「她可舒服透，怪不得滿臉肥肉滿身油，像條母猪那樣懷了孕，就怕死不夠補，吃哪，喝哪，不要命地灌補品，什麼益補力鷄精，保衛爾牛肉汁，司各脫魚肝油，施務露金鷄鐵樹酒，維他命……」

隨着他的視線看去，阿方也注意到桌面小玻璃櫥裏儘堆滿這些，但他却没有阿豹那股嘮叨的勁兒。煞住腳打趣：「你管人，就心她難產啊？」

「我才沒有這份菩薩心腸，我只想到黑鬼昌，黑鬼昌的妻子……」

這個社會的許多事情是不堪比較的，因為會因此裡露了一大把的不平等與不合理。瞎子、聾子、神經麻木的有時比正常的人來得幸福，也就是這個緣故。

各自帶着重甸甸的心情，走出公司，踏上腳車。

「炮仗頸，」阿方發覺不該叫對方綽號，尤其是現在，在這個情況下，於是赧然地轉口：「
『炮仗頸，你不是說過，有事情要談？』」

「……對了，嘿，差點給忘了，今早，我下樓去找粉紅色的Plastic時，矮腳虎的房裏，三軍總司令，阿珍都在。以前，好幾次，阿光對老板說的話，我偷聽到一些，但我始終沒想到阿珍

也是這樣。哼，表面盡跟你開玩笑，掉轉頭，老板面前——你猜，她怎麼說的？她說啊，說你會做，整天偷懶，跟我聊天……」

「這樣？……」阿方信疑參半，不覺把車頭擺開了些，驚地，割過一輛流綫型汽車，車裏的人轉過半臉叱喝：

「幹汝老母，想死啊。」

他猛地一縮，心跳到口腔來，老半天才喘過氣，定下神，繼續把話說完：

「豹，我總覺得，你把問題看得過份嚴重，由於對他們有意見，爲了意氣。當然，我並不是替他們辯護……」

「真的，我真的不明白你；你忠厚，你老實；算了，算了，好心沒好報，好心給雷劈，好心給狗食……」

「豹，你又來了，別誤會，我明白你的好意，相信你的話，可是，我不同意你的偏激，事實上，好些工人還認識不清，看不到長遠利益，因此變得自私，只會爲自己，但是我們應該儘量去爭取……」

「所以你反對所有的分派，不管分派是什麼性質。」突然的打岔子，阿方一時不會回答，愣一會兒：

「先讓我把話說完，的確，這個三軍總司令，這個奴隸總管，已受盡矮腳虎的利誘，這樣的

所謂工人，是不易救藥……」

「簡直無可救藥。」炮仗頸掙紅臉，直着頸子插嘴。車柄差點兒撞到阿方的車柄，兩條車燈光柱交叉着。

「好，好，就算無藥可救。阿珍由於幼稚，也受人擺佈；本來，像你剛才所說出的事實，我是應該恨死她的，但是，爲什麼不往深一層想，她犯的錯誤比較輕，只要我們努力說服啓發……何況，跟我們合得來的有這麼多，阿根、阿高……」

「嚴格說句，他們不但軟弱，還整天計劃討好老板，只苦於沒這個機會，沒這個條件而已。看你以後吃虧，好吶，再見。」

他竟無緣故地拐進一條暗巷，阿方懂得他的性子，只好逕自踏自己的路。

「炮仗頸的話也有些道理。」腦海裏翻滾着，他的確有些矛盾。

邊想邊踏，帶着極度疲勞和滿身蒼白燈光。

(五)

炮仗頸、阿根、阿高，滿身油屎鐵屑，走進公司斜對面的咖啡店，叫了茶，打開話匣：

「阿方等下會來。胖大嫂叫住他，說矮脚虎有事跟他談，唔，定有蹊蹺古怪，凶多吉少。」

阿根用手心撐着前額，他出院才沒幾天，臉色蒼白得多，人也顯得老些，阿高緊閉着那張扁潤的嘴，一個勁兒叫着逐漸冷却的濃咖啡烏、心裏、喉頭就滿是苦膩，是咖啡烏的苦膩，也是生

活的苦膩。

彼此都少說話，剛才拿薪水的一幕，纏着他們——

「根，你沒上工，我們還照發給你工錢，沒扣你的，沒扣你的……」

「于太太，請你發一點夜工錢，我家人病……」阿高木偶樣站在桌的一旁，怯怯地細聲請求。

「什麼？你忘了這邊的規矩，夜工的薪水年尾發。」胖大嫂的滿臉肥肉，眼瞪瞪沒好聲氣：「要拿，等于先生回來，你當面向他討好吶。」

這幾乎是所有做老板的一套伎倆，阿高垂着頭，吞口水，悻悻地。

于太太更連招帶打，口涎星子噴得一天一地：

「一下子又一個月，東西卻沒做多少……阿方。」

他把細眼掃向站得遠些的阿方：「留一陣，于先生說有話跟你談，現在，他出去。」

……

阿方進來咖啡店好一會，他們才發覺。

「怎樣，怎樣了？」

「怎樣？還會是好事？」

阿方餘怒未息，用勁拿出這桌剩下的一張空椅，一把屁股坐下去：

「原來是這麼回事；他媽的，那個肥母猪，狗生的麻臉譚，說什麼不景氣啦，博覽會的攤位虧本啦，接不到東西做啦，理由一大把，藉口就好像開除黑鬼昌時的一樣，還說什麼，我不會做工，不熟啦。」

「去勞工局告他。」

「去勞工局告他！哼，問題就在於我是新工。上工時矮腳虎說過試工三個月，這是遵照勞工條例的，招人工作要試工三個月，是合法的，試工三個月內，無緣無故開除人，也是合法的。他們口大，我們口小。這次，我才真正明白，三個月試工是這麼個鬼玩藝兒。」

他咬着牙捏着桌上的空烟罐子，把它捏得扯着可笑的笑臉圓形，撒出小撮火柴，落在杯碟裏，瓶子旁；憤怒在啃噬着每個人。想到伙伴的遭遇，預感自己的共同命運，以往的一味遷就、懦弱、妥協，使阿根、阿高有了內疚、羞慚，臉儘抽搐着。

「老板開除了，他不覺得可惜？」

炮仗頸表面是阿方說的，實際是譚喻低着頭的阿根；就在他出院上工的那天，炮仗頸對他暗示矮腳虎更惡化的態度，他畏懼、悲哀，可又寄望於縹緲的幻想，沉重地說：

「他開除我，以後會覺得可惜的，薪水這麼低，我工作又這麼多。」……

這下子，阿根的臉更蒼更白，咬住牙，忍着滿眶熱淚，心上有了一股酸溜溜的味兒。

「別挖苦我好麼？」

「嗯，阿豹，你也太過了，何苦呢？反正我已被開除，黑鬼昌和我的例子，可以做爲我們大家的一個好教訓，血淋淋的事實比任何空洞的理論更能警惕人，過去的事算過去了，飯碗的威脅往往能夠要挾我們，使人變得怯弱。的確，工人太忠厚了，而老板却往往夠辣夠狡猾，所以，忠厚也得有個程度，我們應該一致……」

「連阿光、阿珍也包括在內？」炮仗頸忍不住半眯眼，微帶憤懣地。

「不。」他掃視了所有夥伴一遍，堅定地說：「這兩個寶貝，目前是應該給他們孤立。」

「去年的加薪不是可以看出來？三軍總司令月薪加三十塊，阿珍月薪本來兩塊九，加到三塊半，阿昌叔和我們都沒得加，阿高賣死力幹，加了五塊錢，還算好運。」

深思的時候，沒感覺這裏的吵噪；交談時，才感覺到一片片聲浪的威力，在每個角落震盪着。他們相當吃力，提高嗓子才能進行傾談，才能聆聽。

阿方揉合着悲哀與激動，與四位同伴握過手，算是一種形式上的離別。

默默地，都走出茶室。

這是個很好的黃昏，晚霞是那麼綺麗，天空是那麼晴朗，它們可並不爲了他的失業，以及許多工人的命運而變得黯淡些。

(六)

「三軍總司令」一邊跟裏邊的阿珍打譚，一邊走進廚房邊的鋸床。炮仗頸、阿高、阿根都在

那兒。

「嗯，中峇魯最近火燒，阿高，你夠正義的，有沒有捐錢啊？嗯，我們都出一角錢，湊夠一塊錢拿去救災點唱，點那首，啊，『恭喜你』……」

見到三軍總司令的得意洋洋，和不要臉的頑笑，阿根第一個冒火，兩片紅雲稀有的泛上他蒼白的臉頰，直着嗓子揶揄：

「你倒夠熱心的，尤其是去年老板的『令壽堂』種蕃薯，你竟可以出大筆錢，用全體工友的名義，在報上好像死你祖母般，什麼敬輓，什麼仙遊，什麼福壽全歸……」

「三軍總司令」厚着臉，裝聾裝傻，顧左右而言他：

「炮仗頸，不，阿豹，阿方怎樣吶？我就一直沒功夫找他，他也真是……」

「哼，好玩，竟貓哭老鼠。」

「……………」

阿高睜大着眼睛，阿根鐵青着臉，阿豹惡意的冷笑……

（一九五九年十月）

心思織錦，文情成集，把人間醉客都驚醒。筆走江河，盡說出，平生喉鯁。彩毫端，市聲淚影！

不求傳世，不求虛譽，字行中，但求真耿。初响春雷，最忌是，恃才驕逞。寄言君，策鞭馳騁！

「解珮令」一闋贈泡蒂

蕭楊 心秀 蔡明狄 蒙錦全

陳朗 烈浦 鄧肇堅 陳瑞猷

林璇 傑倫 沈舜明 周清海

陳方 黎航 呂應遇 陳田啟

清愷 莫河 何啟英 楊一肩

賀

海 上 的 友 誼

泡蒂著 (短篇小說)

經 已 排 版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火 的 得 意

泡蒂著 (詩集)

排 印 中

海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海 天 叢 書

思慕的時刻	(詩集)	蕭 艾 著	\$ 0.80
比鮮花更美	(詩集)	蕭 艾 著	\$ 0.60
五月的星光下	(詩集)	蕭艾憂草合著	\$ 0.80
大 樹 魂	(散文)	憂 草 著	\$ 0.60
牧 歌	(詩集)	慧 適 著	\$ 0.80
小 城 戀 歌	(詩集)	冰 谷 著	\$ 0.70
那些過去的	(小說)	游 牧 著	\$ 1.00
黃 與 白	(小說)	梁 園 著	\$ 1.00
園 邊 集	(散文)	傑 倫 著	\$ 1.00
雨 天 的 詩	(詩集)	王 島 著	\$ 0.70
內 疚 集	(散文)	梁 韻 坤 著	\$ 0.90
第三個希望	(小說)	泡 帶 著	\$ 1.20
幸 福 門 外	(散文)	慧 適 著	\$ 1.20
路。趕路	(詩集)	北 藍 玲 著	\$ 0.80

以上各書全部出齊，尚有新書陸續出版，批發郵購一律歡迎。郵購(連郵)九折優待，批發另有折扣

總 經 銷



海 天 書 局

HAI THIEN BOOK STORE

260, Jalan Tunku Ibrahim,
KULIM, KEDAH.

有版權 究翻印

第三個希望

作者：泡蒂

出版：海天出版社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發行：海天書局

260, Jalan Tunku Ibrahim,
Kulim, Kedah.

南方文化企業公司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印刷：康華印務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叻幣一元二角正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版













定價叻幣 \$1.20
